牧萊脞語

牧萊脞語卷十二　　策

雲山古迂陳仁子同俌述
門人李懋宣揚廷輯

士心一

人主用天下士不使積而無所用者皆術也人一也而目之曰士蓋其秀惠敏辯奇傑卓犖不可與凡民伍者也故業技者以技試工能者以能騁智可自詭必求施其智材可自別必求盡其才平居無事如錐處囊王混砂爭媒以自異固不肯俛首帖耳槁項牖下者惟其神而用之煩之多故以盡其能憂之重任

以衡其心不予以須臾之寧勞其形而勦其力收拾天下豪傑士而納諸皇〻不給之中日思奔走服役濯磨淬厲以爲上用委之抱關者服勞於抱關付之乘障者盡瘁於乘障顛倒於上之術中老死而不悟而不暇乎其它嗚呼上之待之者何巧而得其用也其或抑而閉之懷抱利器鬱〻山巔水涯閒而無所發洩智者有餘略則思以爲詐材者有餘能則思以爲奸小則游談聚議大則椎牛發冢指妻孥弃墳墓而不顧吾不能用之以術而天下始多事矣譬諸鷹也搏禽鳥攫狐兔一日不殺則飛颺掣紲直有雲霄

萬里之想而肯怗然譬韝者嗚呼世之待之者何拙而失其用也古聖人惟知其然也故常泄其所長而不肯抑其所長其養之也有校庠序之學其教之也有詩書六藝之文其選之也有進士造士之別至其處之也則下自閭胥黨夫上極公卿百執事莫不等第而升聖人待士之術如此而尚慮世有遺佚不進困阨不達亦將聚而為吾謀則明設以搜之弓旌以招之束帛以貢之雖鼎俎之卑胥靡之賤漁鉤飯牛之微舉凡毛髮絲粟之才皆旁羅柔施無逸而不得自騁者三代而上天下晏然無匹夫叫號竊鬩之虞

用此術故也天下稍有自名之士可採不可棄可厚不可辱閑居委巷積而無所爲則壅遏醞釀一旦發泄將有不可禁廟堂之上惟役而無所積則區使役屬朝夕勤勞其心不暇於自騁如百川抑而不疏則激而過顙野燒閉而不通則聚而焚林故人主於士未問其用之如何而先觀其用之與否後世用士之法雖不如三代而亦皆有用之之術戰國嘗寓其用於談客矣兩漢嘗寓其用於郡縣矣魏晉嘗寓其用於九品中正矣隋唐至今又嘗寓其用於科舉矣雖其術不同互有得失大槩欲盡其用而不暇用於它

人夫士爲吾用而不暇爲它人用是以舉天下智名勇功之士皆爲人主之資而終其身無它意傳不云乎楚材晉用楚本有材也而晉用之楚宜不足以敵晉也是故良平何信秦無用之〻術也卒積而用於漢高寇鄧吳賈犇無用之〻術也卒積而用於光武諸葛周魯攸彧之流桓靈無用之〻術也卒積而各用於三國之主材一也搤於此者泄於披抑於暫者發於久固蠶〻不可遏者天下士道德之薰蒸教化之甄陶習俗之儒染刻之則胥靡甲挾之則扛洪鼎剸之則登龜龍而搤虎兕惟所區用無不如意人主

爲士之宗主者也何苦不用之爲國家之福而積之爲國家之憂古今世之多事决非出於朴然力耕之流而多倡於頹然特異之輩壠上輟耕之夫起而蹙秦捫蝨高談之客軼而奔竪蓋皆材智異衆之士不肯浮湛閭里而卓卓求以用世者噫若是者亦非斯人之咎也然則大風之歌高帝非過於思也跅弛之詔武帝非急於求也是術也蓋二帝於天下士嘗之深而備之周者也

士心 二

天下士不可積而無所用前既已論其術矣而其間

有因其不得用也不復敢有異謀而或變其所守以俯就當世之用至爲天下患者此尤人主所宜慮也何也士本有用之人也不幸而不獲用必多術以要用是故束手岩岫之間滅影江湖之遠抱負磊隗而無因自見則必有易其所守而冀萬一之或用故諂也而妄媚權貴之門奸而妄干仕宦之徑欺且詐也而妄求知廟堂縉紳之間至其末流誤天下而害生民皆激於此且以天子之尊有公卿有大夫有士從士而逆數之至于天子其等也甚厚其变也甚難而必盡收何也蓋凡世之有所守而不变者忠正之賢

也無所守而亟變者奸邪之類也忠正之賢不常有於世而奸邪之類則紛紛皆是故古今之患往往起於下之易所守而求用者何限凡高者修踐履次者貪論著士之有所守未必盡若人也爲上者又不能收之以術而操之以權嗚呼其爲世禍未有窮也先王善於保士之所守而用之也故養也欲其素教也欲其久而拾之也又欲其盡方其材未成也則勵以學校審以選舉責其成而覘其蘊及其材既成也則授以圭田命以爵祿量其能而付其任上無抑而不用之心下無曲而求用之私當是時棫樸之徵豐芑

之賤皆出而爲天下用莘之耕巖之築渭水之釣茍非騁幣三至其廬則亦甘於自守老死而不悔而士之稍有節義者刀鋸臨乎前而不懾利祿誘其後而不羨皆其自守者然也士不能自守而至於挾智以自騁抱詐以自媒一切变其所爲以干時君世主利於身必不顧於國求快於一時必不深計於天下萬世則亦其勢激之而使至是也吾嘗怪蘇張以從横之說投六國商鞅以刑法之說中嬴秦數子者其術所施未及一二六國斃而秦亦隨以亡何用心之不仁也而究其原則上之人亦自有以趣之者也夫以

三代選舉學校之法廢凡士之卓然傑特者無階以自見則不得不曲而変之以趍時之所尚故蘇利於從而佩印則唱爲從之説張利於横而得相則唱爲横之説凡可榮身而利家者皆不顧而爲之至於鞅之見孝公也急於自見説以帝道而不悟則易而王説以王道而不入則易以霸至於峻刑罰上勇功驅秦民於日倥偬不暇給之中而它日誤秦以亡不恤也嗚呼其初也懼於無用其極也変所守而爲之用蘇秦之言曰使有負郭二頃田則必不佩六國相印斯言也數子之真心然也天下士以公正自許以道

德自名仁義禮樂之說講貫習臆悉矣固不至挾蘇張縱横之術商鞅刑罰之議惑世而誤君者第恐不用於此或求騁於彼則有出於意慮之外者無怪也孟軻有言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禽一朝詭遇而獲十禽夫惟馳驅之不利也而詭遇之利焉宜世之所爭趨也人之情志不遂於直則必通之以曲計不行於正則必假之以邪故大者亡小者亂而非其素心然也然則羣天下之士而使之固守而不変其機果在上而不在下也夫

天子作新天下之人養其材而淑其心者未可以其小而忽之也天下之官位尊而去民也稍疎州縣之吏位卑而去民也常親疎者之惡未必遽及於其下而親者之惡斯民朝夕鍛鍊於其手害有不旋踵及矣有國家者重於其大也而忽其小聽其人之自取而無其法執筆據案舞文巧詆假掠以立威嗜膏血以肥體平明鴈鶩拱立箝紙尾官署字惟謹民卒莫之訴而上亦竟無以淑其後吾固未知所終也夫天子所以忽之者何也其心固亦曰吾之所擇者官也而官之所擇者吏也是以擇官之法往往用其情

而至於吏也則委而聽之人取於始也無其法而誘於終也無其術至於官之驟遷數易者又不暇問其人之何如而進退之凡蠅鑽而來蟻附而進前無榮進之望後無清議之顧所冀不過掠金帛貢子女媟駒隙一餉之樂甚者毀家而求舉息而市偶然得之誅償且不暇而何暇顧乎其下是以古者先王之於吏也淑其心而使之恥養其材而責之成莫不有一定之制其取吏也嚴而其用吏也亦不薄周官府史之屬未必不出於鄉舉里選之賢傳者皆以其官所自辟其法固無所攷也漢去古未遠而待吏之法似

有可尚如蕭何爲刀筆吏而韓信家貧不得推擇爲吏則選吏未必無法也議者第見西漢人材或出掾史當時由郡縣吏至二千石將相者不可勝紀不知漢所以取而勸之者亦自有道夫趙廣漢河間郡吏也尹翁歸河東獄吏也張敞大守卒史而王尊涿郡書佐也鮑宣縣之鄉嗇夫而丙吉魯之獄吏也至於魏相朱邑以卒史對策趙禹以佐史補中都于定國以郡决曹補廷尉史以至爲侍御上之出將入相次之分閫專牧光明俊偉皆卓然自見而不至如世之奸猾無耻者何也蓋嘗讀儒林傳武帝之世公孫弘

奏請左右令史大行卒吏太守卒史皆通一藝自是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士合二者籌之此漢所以得吏之用也凡人之情取之以行則必思以自見誘之以榮則必思以自重漢取吏必文學一藝之士而用吏至將相二千石之榮凡簿書期會奔走役服爲吏者皆將自勉於善而不肯爲惡競義而不肯競利民受其益者蓋不待官而後然世主惟不加意也是以人且絕望於其上而民之害滋深吾甚爲執事者不取也且上之忽而不加意者亦有說其心蓋曰吏之所專者小執書筭也行巷檟也二者雖失之無

害也而不知其禍有不可勝言者夫書筭之乾或巧其術以漁國家之財桀牘之行或藏其奸弊以天子之法財殫也益取於民法苛也民不堪命禍亦起而不可遏嗚呼蜂蠆之毒甚於蛇虎物小而害大者皆是秦之亡以吏不肖者可畏也惟明主用吏立爲一定之法擇之不以其賄限之不以其年以漢家厚待之者待之而別置出身之階使官於此者籍其名里書其功過某事廉某事勤以爲斯人終身懲勸之據則近於民者皆思自奮而不至爲孽乃民其少瘳矣乎噫此所關甚大也而以小忽之者吾不知其何心

民事一

天下之人莫難養其禮遜之風莫易激其勇畀之習丗之游談聚議猥曰習俗選耍一日不可爲國而利往利來壤壤熙熙頑頓洪巂胡結反詬音后亡節視爲故常因恬不知怪故易激者易起而難養者難成今夫千金之家凡有子弟即訓以揖讓之節尊卑之序詩書六藝之味蚤暮鞭辟跬步不能寸其末且悍突悖逆不可制設或惡朋損友誘之以爭訟詠之以鬪毆片語相觸發即捐軀喪元不屑顧非情異也禮遜之風百年養之而不成勇鋭之習一旦作之而頓起

然也古聖王之教民何巧也田獵蒐閱之有制金鼓坐作之有節賞罰利祿之有宜所以起其媮立其懦作其英銳之氣者隨事未嘗廢而言必仁義教必孝弟直先汲汲焉淑其心故善養積遜之風者莫如周善作勇果之習者莫如秦秦與周同以岐雍之地與也周之治根於孝悌力田之風釀於假樂行葦之政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其德有知仁聖義中和之別其行有孝友睦婣任恤之異其藝有禮樂射御書數之等自佩韘而杖鳩自鄉塾而邦邑凡討國人而申儆之者無不用其力故由后稷不窋十

七傳至成王而風俗始醇秦人因仍車鄰駟鐵之習尚氣槩先勇力至孝公用鞅法有戰功者受爵祿斬甲首者自役其役秦俗因是丕變徵利所在競馳以趨之借銀取帚漠然君臣上下之義曾未數傳秦亦以斃若是何也蓋嘗於齊魯而得之伯禽治魯變禮革俗後有削弱之患太公治齊計功尚利後有篡弑之禍故魯似周齊似秦齊數傳爲田氏魯之國至楚漢間猶存當時風俗原於厥初化成之微定於後來因循之習而運祚久遠亦隨之凡今俗尚不患怯懦而不能振患在貪習而不知恥爲官者皇皇於妻子

之奉爲士者皇皇於爵祿之于爲民者皇皇於富強之謀通國上下朝夕倥偬若不給甚至民以財傲官下以財傲上隷以財傲主若此習俗貫頑復生蒿目憂世不但痛哭流涕止也且天子所以尊居人上者何也有輿隷有百司庶府有公卿將相高下相持而不敢動非以勢壓也凡民知有父子則知有君臣知有長幼則知有尊卑陛級之相等冠屨之相隔閑其禮安其分回視其上如泰山喬岳不可踰故人主亦有所恃而固若一切以利鼓之利在則相競以趨利失則相踶以嚙決性命之欲以饕富貴一旦將如束

濕不可收拾上之人亦何利於此而相晉以靡耶嗚呼周以揖遜之風而以秦以勇銳之習而速至此然後知孔孟仁義之說未爲迂管商功利之習未爲切而有天下國家者所宜謹其樞也

民事二

古之人惟樂於授田令之人獨畏於占田夫田民所資以生者也以其所資而生也獨畏之非令之田異古之田也特令之世非古之世也凡民之生俯仰伏臘之供不能免也祭祀賓客之需不能廢也田廬衣衾棺槨之具不能自有也故其秀爲士者廩於公則

有圭田其羣然不能自異者則有不易一易再易之田朝夕耕繼食租衣稅於其閒羣羣[illegible]稚仰以給蘇子言使有負郭二頃田不佩相印人情然也何今之人每每畏田如沐漆如覆穽凡有數畝之資百計規免富者田連阡陌遠藉王侯邸第之蔭貧者稍有斗升之租不堪自立則爭以獻諸豪力猶胥而悴悴勞苦卑身以下之雖飢寒詈辱且甘心焉其閒有中人數百之產稍知愧恥則悍悍自疚常若有一旦不虞之禍而鞭笞隨其後嗚呼是何民巧於古愚於今也其閒必有驅之然也天下事隨所有以斂之則常有

餘責所無以誅之則常不足古今國家之用無物不取諸民也而使弊弊焉以不足償其上索之愈頻則愈苛求之愈甚則愈不堪良者牽車服賈弃田廬以負販惡者椎埋發冢篡數澤以爲奸甚非世之福也天下之治皆起於孝悌力田之餘而死徙不出鄉始足驗王澤之深且遠是以三代取民之式未嘗無禹貢者夏制國用之法也周禮者周制國用之法也禹有九州州各有部部各有產自納粟納秸納米若球琳琅玕之珍絲枲纖縞之美以至鉛松怪石玩好之奇異所用出於正賦之外者區處各有宜貢於荊者

不律於揚產於青者不問於雍故上用足而不匱下
貢繁而不怨周太宰以九賦制財賄以九貢制邦國
之用山澤之賦幣餘之賦各有一定之式而絺紵魚
鹽皮革齒角珠璣之類亦隨地產以取諸人當是時
天子燕好匪頒之需纖毫皆出民間而亦未嘗槩賦
諸有田之家也今柰何不問有無一槩而派之邪夫
穀粟者民可種而貯也絲紬者民可蠶而積也至於
他物或有或無不可一例論起視四境皇皇若戚問
之則曰給賞賜者徵其帛造舟艦者徵其材成就弓
矢戈甲者徵其物臺省敷郡郡敷縣縣敷有田之家

管十畝者受十畝之擾管百畝者受百畝之擾昔漢武橫歛名色最多而未嘗增賦有司嘗請增之而不從令之有司不問所産坐曹行文書隨數科派吏胥叫囂雞犬騷動稍遲則榜笞促之民且麏驚狼顧市之鄰境鬻之異鄉求以應官需而解燃眉之急田廬且不暇顧而況其佗民之不樂於田者宜也而非其情也間者讀唐史志食貨備載唐三百年財賦所出楊之租調以錢嶺南以米安南以絲各隨所有以就之至於天下所産所貢物色各具於志地理之下彼其於唐取財之道常致不足之意而獨寓其制於此

是亦欲法夏周之意也君民一體也下不以所有供上則爲逆上欲以所無責下則爲虐欲爲國家長久計而不法夏周者吾未見其無弊也噫

兵制一

用兵之術多矣善用兵者以訓習爲兵不善用兵者以勢力爲兵兵凶器也訓教無素而直挾以強擁以衆曰某兵若干某兵若干其爲生靈凜凜也雖然世亦有刻意訓習卒償以敗不可支者何也凡兵之用其爲事甚危而其爲情也難堪荷戈負殳日寬月練投以甚危之地而四方不幸猝馳羽檄欲其冒霜露

犯矢石自喪其不可復續之軀人情必有甚不堪焉者是以訓習其身易而訓習其心難千金之家必有悍圉一介之士必有密友平居相與栩栩笑語漆固石堅是以一旦臨利害不顧刀鋸鼎鑊而赴之彼固有以先入乎其心者也人主藉人以為衛倚兵以為固不先有以入乎其心柰何驅烏合之士倚其不敢叛之勢而欲殊死決戰僥倖於一擲哉世之練兵者亦借不教為弃之說自警而佗日衄師覆國者非不訓習也其各失所以訓習之道也訓習之道自有其法厚廩賜以深其恩均甘苦以平其忿析等衰禮節

以嚴其分無事則知君父不可犯有事則知吾身不可顧故以之用兵萬全而不可敗春秋之擁兵非一國也而齊晉獨橫行中國齊晉非有奇術也桓公用管仲作內政以寓軍令卒伍定于里軍政成于郊有三官焉鼓以進金以退旗以立又有五教焉教其目以形色之旗教其身以號令之數教其足以進退之度教其手以長短之利而終之曰教其心以賞罰之誠晉文公治兵三年將欲用之且用子犯之言定襄王以示義伐原以示信大蒐以示禮所以淑其趣而隄其流者周且密是以用兵雖未至常勝而亦不至

潰爛不可收拾今天下之爲兵者不少數之以丁口參之以物力又守之以鄰伍壯者戍遠方而老且稚者耕田里皆兵也而所以訓習之方執事大人恬不介心何也且夫天下之人使之不敢叛孰若使之不忍叛使之不容不趨孰若使之樂於趨夫以兩陣相向生死立判而使其心或有不甘焉者其何功之有而吾每探諸行伍閒怨也而首丘於桑梓之墟驕也而情縱於黃金之橫懦也而恇怯於矢石之交猝有塵警且前且卻厄於勢怵於威孰不踴躍起行而欲其致死勿去吾未知其心何如也荀物有言秦之勇

士不足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足當湯武之仁義夫仁義非用兵之具也湯武用之而勝者何也噫此最兵家之要也而世人忽之以困且踣奈何

商稅一

商稅之法獨之可乎曰吾不敢言也存之可乎曰吾亦不敢言也然則宜奈何曰亦酌其輕重大小之宜而權衡劑量於其閒識利國救民之一畫也嗟夫國家之用度不一有給賜之費有祿養之費有征戍之費費且百出則商車有算雖漢武權宜之策而亦不容盡廢也是故爲國者不取於市肆之區則取於田

畝之微不責於商旅之輩必責於農氓之微就二者較之商賈之奔競於市肆者間有倍稱之息農氓之服勞於田畝者多有水旱之災移其征於農者征於商是亦抑末止浮之深術也雖然天下之民有不得已而趨於商者何限歲事之不登則爲商口分之不給則爲商科役之迫遂不堪則又爲商販夫販婦襁負肩擔捐親戚棄里閈終歲崎嶇道路間以餬口於四方飢寒所侵手皸足瘃曾不得享奠枕之樂此亦豈其情者而世之關稅往往寬於大嚴於小闊略於權豪勢要錙較於窶夫賤人通都大邑之間高官大

吏豪估強僧牙擒錦纜華車寶馬一籌之算足包千百小民之資強者不敢過而問影者不敢縷而數獨是孱弱小民稍有纖毫隱匿不盡則隨而陷諸刑辟何不均之甚也又有甚者起視州縣閭哇疇田園之所產果蓏魚蔬之所需絲縷布帛之所資凡有是物始於種蒔之所稅焉再於場務之所稅焉又於過都越境之所稅焉歷津則稅於津歷郡則稅於郡區區微物稅至數四遠方民庶常受貴市之苦而終身不識賤價吾究其利則不盡歸於公家而多入於坐曹之吏是以毋爲在上者惜之嗚呼商賈之行古也阜

而通之令也奪而劫之吾不知其何心夫征商之稅非今日頓然行之也自漢唐以來則然也特未知漢唐之稅果如今之重疊否耶且進而攷之懋遷有無聖帝便民之良畫也譏而不征明王防民之微機也令語人曰此畫良也此機微也而欲責今世俾勿征是行而欲廢獲渴而欲廢漿誠未易一旦革也居今之策但以三代之仁行漢唐之制設爲定額凡民間纖粟瑣碎之物飲食服用之需自若干而下聽民自便而去其征至於官吏商賈珠玉金貝之貨非飲食日用所常需者自若干以上倍征之其已征者給憑

不復𢷎征則民不得已爲商者庶乎有養生之資而大者有所限小者有所益上利日廣以惇下用日便以裕庶乎彷彿古者之遺風而奸吏亦不至攘臂其間此亦仁政之急先務也爲國者計不出此而姑詳且酷於其小雖孟氏復生亦且曰爲暴悲夫

牧萊脞語卷十二

牧萊脞語卷十三

雲山古迂陳　仁子　同甫述
門人李　棫宣　揚廷輯

書山吾王必成百和梅詩

乾坤沆瀣一種清氣靳於人不靳於詩靳於物不靳於梅梅得什二詩得什五吟詩難吟梅倍難詩三百篇歷商周曹鄶十六國甫成編有條有梅吟梅僅四字止孤山翁捉筆詠梅凡兩章暗香踈影名世僅十四字止于幽居酷嗜著述獨至詩吃吃若不出吻循簷索笑閒欲爲梅寫魂魄如近世霜天曉角數詞了

不可得後村以大手筆演而百之山吾王兄又百之妙處不減孤山合兩家篇什兼周詩三之二竊其所不慚者以自奇造物小兒恐亦嗔人

題黎曉山梅帳

觀黎曉山梅圖蒼石犖确蘭竹蕭疏鳴鳲嘈嘈翠禽小小忽有疎蘂横陳眼界直若日暮羅浮殘雪未消缺月微明香芬襲人翠羽啁嘈其上起視樹梢杳不知是雪是月是仙是花

跋尹氏家藏八陵圖

建中天子移蹕奉天倉猝廟主不及載士尤非之橋

山履舄耿今靈光竟弗庇抔土天地豈不寬耶泗上
翁杯羹數言一時排難反經危語亦寧果忍於其心
八陵風景不堪圖畫尹君生世後百五十年尚有拂
拭異時都梁汴龍行虎步雄視河洛茂陵玉椀獨行
人間風雪熾炭之所經營不及此甚乃探會稽禹穴
畀蘇湖一燼回念漢昭靈無骨葬未足多恨也運化
興樂不必君運化傾憂不必民陵谷變遷捲卷愴其

題高麗紙

此紙瑩潤亦可人記唐高麗曾求經史不知謄本曾
用此紙否文軌一家把翫不釋手

題銓上人詩卷

周詩三百篇有出於軍旅者閨閤者而無出於僧蓋三代而上無僧故無僧詩歷齊巳參寥以降指擢胃賢鉤棘花卉大聲渢渢拓叢林爲屈賈之壘五七言家法乃添作幾種公案哉泉峯排淮沂江躡武林歸隱湘沚遍參禪講溢爲詩章興趣所到正不待涉李杜門墻而自有佳處閒呈似叔父山泉翁亦深然之諸詩友又裒金刻梓以傳它日味此不知爲周詩邪抑爲齊巳參寥輩詩邪此瓣心香又當自泉峯拈出壬午秋中里人陳某敬識

讀韓非子

李斯韓非同北面於荀卿之門卿言人性惡夫人皆惡也是不可語善也故教化不施而刑罰爵賞之是尚凡所以繩束其下嚴如束濕民皆重足立而卿并輒思仁義之說皆嗤之非相韓斯相秦刻覈不少貸皆以惡者疑之也斯貽阬焚之禍非不幸使秦乃爲斯所忌而殺若非不死安知不又一斯也非之書行世五十五篇大抵任術不任理知有事之利害不知有義之是非平日師友間蓋不知何必回利之說是以利在使秦則非使秦利在賣友則斯殺非嗚呼是

衆性惡之咎耶世人胷中無理義以爲主而計較於利害之術其流往往若此荀卿一言誤其徒亦甚

題賈誼治安策後

賈誼治安一策辭語遒勁讀之淵然之光蒼然之色直有左丘明遺風蓋更秦皇阬焚之後暨劉項戰爭之餘高帝不事詩書惠帝四年始除挾書之律迨至文帝即位元年吳公始薦年二十餘之賈誼相距蓋涉歷三十四年矣吾意選舉激勵之法廢師友講貫之益荒天下士業塞蕪穢者滔滔皆是也一旦誼以文學嶄然鳴世直使老師宿儒驚倒辟易然後知古

之君子無一人不學無一日不學不以科舉羨不以阬䝉詘不以兵戈輟士厄於科舉之廢兵戈之擾嚯然自弃其學者吾不知一旦或有吳公薦之將何挾以往

書韓安國傳後

父子兄弟以天合非以人合者也梁孝王驕恣失禮上倚太后母子之恩下倚景帝兄弟之親是故刺袁盎匿公孫詭羊勝特無以天訓之者韓安國但當說曰大王所以尊居大梁擅賦租盛車馬得有茲土者以太后爲母帝爲兄爾今悖弃典律藏匿奸宄萬一

以一二小人上干國譴天下者高帝之天下法者高帝之法恐帝不得逭而后亦不得私也且崇信奸回之人自取疎外孰若保有國恩之爲益傚效吴楚之事自取僇辱孰若長有分地之爲利願大王熟思之若果如所言孝王雖愚豈不凜然利害之判者今乃引俗語雖有親父安知不爲虎雖有親兄安知不爲狼以此爲訓則是天倫之合反不若豺狼之父子淵匷之兄弟矣噫使父而可虎待其子則子亦可虎待其父兄而可狼待其弟則弟亦可狼待其兄宜德色於借鉏闘墻於内爭者紛紛也况高祖居大上於櫟

陽景帝廢嫡子臨江王皆不可爲訓萬一孝王誤於
體認席盛大之勢堅匿詭勝怒其齒牙悖逆太陽而
又若吳王濞焉天下騷然矣合以人不若合以天安
國號善辯者也若此數語似不知理者亦何取其辯
哉

書史記陳丞相傳後

管仲隨老馬而得道隰朋掘壤蟻而知水人之知固
各有能不能也陳平自涉脩武從高帝戰爭閒其用
智之力居多如閒鍾離眜閒范增王淮陰而縛淮陰
以至解滎陽之圍解平城之圍漢之瀕於危而不害

者多平六奇計也太后臨制諸呂擅權平依違其間乃袖手無安劉一畫厥後目覩呂宗之強塊然不樂乃得陸賈畫數策以五百金交驩太尉用其計卒誅諸呂何智於前而愚於後也古語有之智者千慮有一得愚者千慮有一失故君子不貴有智而貴能用人之智以爲智世之士挾所長以自矜而智有時而窮者又陳平之罪人也

書竇嬰傳後

班固賛竇嬰以外戚重不知時變凶德參會觀嬰所言亦似識大體孝景未立太子燕梁孝王酒酣從容

曰千秋萬歲後傳王太后驩嬰曰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傳漢約也上何以得傳梁王后因此憎嬰觀此數語辞嚴義正直有朱虚侯非劉氏不王氣象非廷臣可及武帝不念其功以微罪棄市渭城刻矣哉雖然武帝嘗因田蚡死聞蚡前迎淮南王安霸上曰未有太子大王最賢高祖孫即宮車晏駕非大王立尚誰立哉帝恨不族之嗚呼帝於蚡則讎其言於嬰則不念其功賞罰似無章矣惜哉

題僧房牧牛圖

牛未牧前元在某許牛既牧後散歸甚處若問考牧

三昧師且稽首潙山翁

尹景升楮君賦跋

古帝王稱君諸侯曰國君魯仲連義不帝秦斷斷焉不肯君之千載尚飛浮有生氣凡物貴賤無常愛竹者以竹爲君愛墨者以墨爲君雞雍豨苓時而爲帝獨楮乎建元天子取白鹿皮方尺爲幣緣以藻繢直四十萬朝覲聘享必以薦璧顛倒諸侯王於術內何物楮君顛倒世人而不自拔通靈權利之門媒身仕宦之徑大者羨爲神小者推爲兄寄生死握榮戚直溟涬然聚而君之俗子輩奴顏屈膝不暇顧山南賦

楮君胷襟浩蕩度越仲連幾倍視世間貨殖輩自比
封君者直蟭螟之彈丸而尚何羨乎友人陳 恭

山南尹淮字景升著楮君賦曰崖翁先生隱於
雲山之南執古之學實罔儲龐有通今公子過
而談曰譏先生知世有楮君者中先生曰吾委
而衣吾畊而食漁書纖詩林棲山息暇爲楮君
識弁公子曰先生亦何迂也天下成敢失得之
柄操之者楮君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几有血氣
心知罔不爲君之勤也而先生莪焉无怪蒸生
之僅ミ也先生曰果哉君之有益斯人歟頤因
公子閒之公子曰蓋楮君有神明之用焉方其
初也畐媼伊猶閫靈維父滋髮膏於曉露毓精
神乎時雨弄影秋月之波揚蒼乎晨朦之吐咄
阜凌圖寄原依圖毋孃搖楮之區亦異荆棘之
伍暨其達也捐軀證瓷蛻骨希仙湖池沸而不
斕火城熇而不然既煉性之已梟斯乔德之能
全締交杵臼托化淵泉詩矩幅於廉節柳小大
而隨緣尒廼墨池飛波文其版冊穴蹤彩狀其

妾剫求錢之鶴服陋漢帶之鹿皮擅富貴之予
奪別貴聴之甜雌抉冰翡於炎国适寒谷於春
無其名則鍾而不童妙而非女榮字犄於元寶
日言烜乎秦楚四海莫能遼万東莫能去遭之
者植雲霄之上背之者躋塗炭之所吳綾蜀錦
冰紕火布紫貝玄琢日金月將山藏水縱騂綵
畢赴國藉以張家資而裕尊之曰君万口一懷
至若宸居漢：佳氣慈：紅雲千丈彤康九重
或有薪豈命酌聡邛潞器懷正季之三策祀奇
謀之十軍測王圖於簡書談帝道於傳氾彼君
不爲之容王揩不可得而至又若名王剖符大
臣憲邦高脩倚日脩戟森霜或有江淹稚詞鄉
陽長梧流落變若之句懷叡光範之書目下雲
問之傑魁材東閣之儲彼若不爲之介則重門
不可得而居凡今之人惟君是視進退生死惟
君是議尓其金戈鐵馬角弓羽前拔懺先登椎
鋒決戰山勝谷裳兜飛色變鼓作鉦閑臍張命
賊者爲君而羨也宦海吏河鄉閑何處據刃鼓
肇神謀冤慝深文叅理豪與俠助敗賴仇交徽
悁送攜者爲君而遠也測寒採熱尋方戰刑談

玄詭空天開地閉奇技淫巧怵心忤駢闘鋒濯
水神瘵飛弊者爲君之計也坐貫顯丶行客逞
逶來將射利山悌海抗万里波鑄九衢康莊貪
目險手左低右昂者爲君而仕也鄭女衛娜霞
紛雲轟趙彝燕歌彈絲吹竹利展長秩招心挑
目宛舌蘭房娘軀金谷者爲君而逐也斬木揭
竿栎城梅聚劫賀臨危捺九剽蓦穿脅發篋椎
埋鼓鑄快劍利匕瞬死弗須者爲君之拔也故
曰君之所至吉无不利禍可以福仇可以比踈
可以寄鈍可以銳闇闢之賤得君則貴瘢獲之
愚得君則智手疋均氣非君則異肺腑同永非
君則矣变白黑溷真僞文魚目武螳臂禁囍跡
鎖風翅雖有昌恭之文朧酉之世攫下之辯曲
逆之計吳門之象平原之義微君之領則閔彼
淆者也太史公翔有智尽而能索絡不道力而
談財欽楮君之採祸諒斯言之歷徜故梁武發
生活之歎秦王築慎清之臺以此而失鮮矣隨
時之義大哉余先生憊形乎力作游神乎遠觀
破貪浪息妄湍加理繁垂文竿羌君耆之奕丶
昌聞声而交歓勉旃勉旃毋爲亦嘆先生曰公

子謂矣吾以所言而窺楮君之門蓋失與得斜
成爲敗經彼錦帳之都麗已奴輩之列前方鼎
食之饞吻餞蟻饑之梗咽故銅山不易乎口理万
金鳩莫遏於脣然光乎溪壑之旦莫烏覩其万
全也吾與得之而失孰與失得之不聞與成之
而敗孰與成敗之不分詩不云乎優哉游哉聊
以卒歲吾何神乎楮君公子攝衣而起作色而
恚曰先生高則高矣而毋躐乎今之世用君之
心行君之意楮君誠不能知事

書琴譜後

古者以詩爲樂後世以聲求樂鄉飲酒工歌鹿鳴四
牡笙南陔華黍乃合樂周南關雎燕禮工歌魚麗笙
由庚乃合樂古之詩非徒詩也出於人心之天者然
也凡美者刺者諷詠者本諸念慮之真而不知其所

萌俚謠巷歌皆足被之絃匏簫管默中律呂動天地感鬼神者天也一變為鄭衛淫哇再變為丝竹後按擊三變為嗹嘍啰嗊前唱于後唱隨雖介葛盧漫不可詰求其如敕勒川風吹草低等語亦了難得故人心之天正則詩正詩正則音律皆正山東李臺卿亦乎南昌閔君琴譜凡廬山高赤壁賦皆均調以譜𢧐天乎安得悉取周詩三百篇調入譜中风臺月榭為壮一操盡變壯之詩樂而歸之天

牧萊脞語卷十三

牧萊脞語卷十四

頌

雲山古迂陳 仁子 同甫述
門人李 懋宣 揚廷輯

誅大奸頌

至元二十七年辛卯正月二十三日大昕
皇帝御紫宸朝百官有奏言丞相平章政事桑哥播
弄權柄奸回誤國
天威赫怒收付糾寺將賜衷戮越二月初吉有
小臣馳驛越次奏言湖廣行尚書省平章政事
要束木怙權通貨結援桑哥侵軍害民規圖叛

逆亟遣使臣繇京畿來駐七日至武昌鳩兵圍第剪手而縛攝致畿内取前日一切不堪之苛政悉賜蠲免寰海億兆稽顙稱賀呼萬歲者三不圖今日重見昔天世之言理財者多矣賢臣則欲以富其國奸人則假以榮其身故富其國者雖非爲身謀而身隨以安榮其身者但知爲身謀而國隨以危正邪治亂之機間不容髮有國家者所宜察也古今奸夫憸人千苛萬詭巧創名目裒斂刻征揩、、然計較於銖兩圭撮間毫孔無遺逸號於世曰不加賦民也而實不免

責於民告於上曰不耗費國也而實不免害於國時君世主歆豔富強或靡然從之摧子弟而益父倒河流而益源買怨召謗椎肌礫髓其末竟何如哉故商鞅欲售於秦倡爲富強之術秦危而鞅亦不免桑孔欲售於漢唱爲鹽鐵之摧漢弱而桑孔亦不保吾不知媒富貴而不顧國家者亦獨何心彼何人斯聾瞽天聽創爲打算出首之目紐故相之家貲抉前朝之財賦凡和買造船軍器詞訟歷歷咸俾出首丈一緡則首千緡賦五佰則首十佰等第攤派遞取互攀省

貴之州、貴之民半賫吏槖半歸相將其贏餘
者始神之軍餉不爲公室之管晏僅爲私門之
猗頓湖廣濱黎敢怨而不敢言十數年間困弊
益極
皇天悔禍廼賜殛戮老倪鼓舞何幸復覩快活
條貫臣生居遠方剽聞康衢歌謠輙撰誅大奸
頌一首以俟觀風者敢昧死百拜頌曰
國家富厚度越古今梯山獻賮航海貢珍休養生息
咸租已貴孰培其根而悴其棄奸回相蒙蠹惑帝聰
名爲富國私實自豐天地間財止有此數藏之民間

猶國外府云何憸壬劉岀首名盜空辦課苛征取贏
聖皇曰俞姑試伯鯀朝出禁門暮磨毒吻蔑視同寮
賄賂當朝苞苴妻妾意氣驕寬初糊官豪貪饕取受
游徵百姓捉襟露肘鹽場庫務軍器海船色色徵求
十倍官錢州敷縣家縣敷編户鬻廬逃亡貨妻折估
蒼天蒼天銜憤難言浮雲蔽翳殺誅奸憸刪刷宿蠹
黎氓接堵如寒而衣如飢而哺十年憤冤一旦獲信
朊其械杻始暇謀生古今奸類妄談興利國既斂怨
身亦貽累京坻露積財賦如淵奚較錙銖而剝黎元
萬姓咸曰神聖明敏大奸之去如兔拔頷興利奏箱

勿陳上前篁圖鞏固何千萬年

儒户免役頌

臣恭惟

國家用武拓跡肇造區宇席燕跨粤衡吳戡戎崦嵫若木窮髮衣卉之邦悉登王會圖方當討鞭箠之駿勲束蘭錡之利器嘉與貔貅銳卒鵰弁武士觴舞上壽於雲臺未央之側廼者至元二十六年二月欽奉

詔旨江南在籍儒人種田者納地稅商販者納商稅其餘橫枝兒差役並行蠲免九天之雲下垂

萬木之卉怒長猗歟休哉德至渥也臣惟古今儒士乾端坤軸寄其身帝圖王範寄其心文經武緯寄其手無孫吳之謀而用之可以強兵無陶猗之術而用之可以富國無伊周召傅之權位而用之可以美風俗致隆平周貴之而興秦坑之而殪漢唐崇奬之而昌熾儒有益於國而國亦不可有負於儒也傳曰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而鄉大夫於國之賢者貴者皆舍其力役之事三代人主豈薄於編民而厚於儒哉儒役人而非役於人也今分牧專閫率多武勇與隸

輩上不能体德意下不能崇儒風至俾備鄉驛之厮役管庫之羸勞鄉否里正之駿奔稍違越誅求不稱意則鞭背生蛆毀家垂罄蓽門圭竇逢掖方袍之士曾不暇遊戲於筆墨畦町間似非太平盛觀夫三代而上以賓興取人才三代而下以科目籠人才海內儒雅彬彬輩出大者為商川之舟楫小者爲周原之樸樕傳世數十實嘉賴之今投戈未暇科目尚賒德音不聞特免徭役培植儒風天下士如溺斯拯如瘼斯藥孰不鼓舞踴躍臣竊伏草莽掛名儒籍用撰歌

頌一首將備樂府之採擇登歌宗廟為千古奇

觀臣謹昧死再拜頌曰

璧奎沉耀旄頭宣精干戈策偽經籍東扃

皇帝神武德讋海瀕蹶弓天山歸馬燕雲渺觀載籍

籌論儒紳秦坑而滅漢崇而興豐水育芑周鼎奚輕

絃歌騰誦魯祀長存威加海內附會風雲秩典作樂

扶傾致平二十五年二月仲春大聲渢渢渙汗明庭

若曰江南附籍儒人科目未立徵役頻仍逃犹尤異

孰聘隱淪困心科從荒志典墳耕田者租商販者征

其餘雜泛一切蠲停州縣官吏存恤以仁雲漢昭回

淵澈濚斤天恩汪濊培植穎新長育人材式壯神京
慶延禮樂商野甘霖凡茲儒士遭時盛明沐浴膏澤
浸潤精神絃詩誦書咸佩我巾仁義道德孝友睦婣
修秩素復王拓經綸縕彼洸偽濯以真醇堯舜其主
義育其民勿玷爾行勿溷爾精勿諂而吏勿競而名
永堅素節不負
明君

座右銘

盤匜几杖聖賢俱有銘若愚不肖安知希聖者
予廳事壁不喜繪山水花卉禽魚惟緝脩身行

已事成韻語寘其坐隅日三省焉其銘曰

畏途黃閒宦路機鋒播越鯨波折旋蟻封相彼先民返求厥躬惟較逆順安計吉凶循理而福畏天自融循理而禍順天奚恫爾勢弗赫爾貨弗豐貪者畀睨強若奸訩稍跌矩矱羅寘藂叢寧介而窶勿悖而通寧直而卑勿曲而穹以仁以義惟孝惟忠不貪不妬必慈必恭遇鄰如弱閑過如聾御隸弗苛遇讎莫攻晝繙經史夕濫芥菘出理漁釣入富詩筒緣布之安道義之崇蔬茹之甘德行之充越分而求神明奚容勗哉三省用適厥中

恭匣銘

粲布方枰魚麗精兵孫吳角馳變化如神闔藏匣笥銀漢沉星謝安高臥妙用難名動則形勞靜則形存斂則機寂用則機深兆乇出海濛汜揚靡骼腐攫莽血炫鬼燐蕭然爭戰冤冤猶驚東機高閣毋以禍人

藏破硯銘

曩甲戌冬古愚先生惠安城小紫石硯溫潤細膩似帶端歙風姿携置書篋近二十年雖兵戈倥偬未嘗須臾離兒童失手墮地觚稜闕缺亦不忍弃遂銘曰

其天全故潤以溫其形虧故賓以存是盖遭刖之玉破甑之瓣故可相携翰墨之場以同死生

敬直堂銘

予所居歷唐閒名　榴齋左丞史公大書敬直二字楹閒就為銘曰

人心一天洞兮本直私慾横生跬步皆窒私徑之由要岐之刺蟠屈百端判裂鑿窒卓彼先民敬其朝夕勿貳勿參無莫無適不險而貪不迂而謫坐倚几杖行準繩尺天理春融如途斯闢人欲冰泮如矢斯棘敬肆稍分霄壤位易喆哉爾心惟主于一

言箴

予以輕言取忤時賢遂書訓誡以效韋弦之佩
扶顛擠疵骯髒現奇人或謂我為譏鉗舌縮吻喔咿
嚅唲人或謂我為欺造言如訐壯言如卑少言如默
多言如非出口掁繩動中穽機如夷齊無言衆譏

字民箴

字民無奇要在無心愛憎喜怒莫窺其形尺之與寸
秤之與星短長自見輕重隨分見善獎拔閨罪哀矜
催科寧拙撫字寧勤譬之嬰兒侍側嚴親保養教訓
以俟其成日濡雨露時韡鶺庭若挾私忿焉用長民

鴛鴦梅贊

吾家植梅數本有鴛鴦梅者自華而蔕自蔕而實自實而謂莫皆相比不相離也既命工圖之復爲之贊曰

嘉魚比目祥禽比翼猗歟江梅比蔕而實如膠其朋陳雷之漆庶留其配梁孟之匹千年精英化此穎果調鼎何時永堅無斁

寫眞自贊

身臞弗長貌寢弗揚辯古建能義氣凌霜謂爲田舍村叟胷中差有數點之墨謂爲當權貴介腰圍尚無

數寸之黄可酒可詩若癡若狂求予者其將在柴桑
松菊之逕抑在玄真簑笠之鄉

寫真自贊

湘潭丁漢叟薪子炎壓中爲寫麋鹿之姿因戲
成數句問之

鐫劖雕刻蚓涕蟬噪無龍川之文而同其字濩落羈
孤蚖蟠鹿蹲無迂叟之德而追其志貌無纖妍言無
骫骳野服儒履幅巾寬袂局不擲策篷驛皭然塵滓
何尚田彼南山而爲官踖吏貪者之睥睨

收漿脞語卷十五

雲山古迂陳　仁子　同甫述
門人李　懋萱　揚廷輯

洞庭漁者言

洞庭之漁倚艇樾浦溆旁有荊賈過之航萬斛舟辭風濤推牛釃酒稡篙師勞焉樂甚取楮中航謝漁者觴之曰若朝夕漁釣良苦漁者逌然笑曰爭方謂子苦而奚謂子凡居時之利者必冒時之險者也竊世之福者必犯世之危者也冒險以媒利者利耶而害滋犯危以罔福者福邀而禍撓天之生物也有分鼠

也而飲河蚓也而飽黃壤蟬也而嚥涼飇鷦鷯也而巢一枝以至蟻穴于蛭蛙休于坎蠅止于樊醯雞毓于甕螔蝓藏于泥淖皆足於天者然也故物之可以極意求者亦以求而售魚求餌也釣隨之雀求粟也彈隨之馬求芻秣也鞭筴隨之虎豹求牛羊也圈檻隨之惟人也亦然口有所啗也必有所毒腹有所受也必有所病其墜踰者其穽深也其取倍者其矢集也肆三說之勞者基車裂之禍者也竊秦倉之粟者媒咸陽之僇者也踞偃月之堂者胎扶琀之慝者也峻五家之門者臨捨揭之誅者也皆不安其分而求

者然也今夫風濤相遭乎大川也起伏洄漩激射噴薄瀰轟輵澒洞皺掀倒海排山折屋伐木蚖鼉雜夔蛟龍魖飛物遭之而輙覆人遇之而輙溺舟艥迎之而檣傾艣折其可畏而辟易者若此吾方將矴杙沙觜聚舟柳根高卧水雲之鄉欠伸稍暇時闞波面筒撒江心綱持其贏貿穀粟儲爲朝夕滫瀡之供賴焉嗒焉乎方自以無欠事子乃駕萬斛之舟掀舞其間引索以爲繂竪竿以爲桅編荻葦以爲颿乘危而行犯險而出與波相上下出沒幸而呼神乞靈膂乾吻燥不葬蛟鰐腹剸焉以濟而膽破神悸巳不可支

不幸晝晦冥大颶蕩匯洑抎石齧舟裂且敗以湛不測之淵蠙珠之珍珊瑚之寶夜光明月之璧陽侯天吴悉有之吾固不得專矣故寧辟危以自汙近勞以求逸挃者微而不貪藏者少而無患故吾之樂君之苦也君之樂吾之苦也吾寧吾於終身而樂者常君獨樂於目前而苦者不可測吾不以彼易此決矣請從此別賈客嚶爾而謝曰子之言藥石也是隱君子也卒從之改其業

答賁和氏語

楚和氏得玉璞荊山奉而獻之厲王、、使玉人相之

曰石也王以和爲誑刖其左足厲王薨武王即位又奉其璞獻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曰石也又以和爲誑刖其右足武王薨文王即位和抱璞哭於荆山下三晝三夜泣盡繼以血客從旁責之曰子何刖而泣也禍莫大於有欲害莫甚於濫觴虞非獨士璧亡之也魯非有竊璜竊之也故名山所蓄厚石所蘊世猶抉深剖幽鑿燈縕火燁力而摡之況持以貢于王以朙以圭外其不禍人幾希天下之物禍人者未必不自禍夏后以色喪刻國也而卒自喪軀商鞅以術殺秦民也而卒自殺身慢而不藏吾未保其不誨盜也懷

而不秘吾未保其不嫉衆也世之所重者當為世惜柰何吾以禍人也故發天所愛之寶而輕以售世者天刑之起人所羡之私而階以嫁禍者人刑之是璞也天之所靳而人之所爭也犯其所靳趨其所爭予之刖無尤也且予猶幸王不以為璞也而僅以為石遂從而刖予也以石刖予、、之受禍一人而止也以璞累人、、之受禍又不以予而止也為予之計曷若韞以文裀襲以皮縢而匱之高岩瘞之長江隱之金椎鉅鑊絕貪夫之心闗奪君之欲若鄭鼠之乱也崑鵲之抵也而睢、、而盱、、而相從於邃古之歸返璞

臺而土揩其質也去瑕窒而茅其朴也变王杯而仔尊其眞也強者不爭弱者不羨而天下罷相刃相劘之穽是子受刖於一身而免禍於天下也和氏不聽竟獻之文王〻〻使人治其璞果得寶焉後爲趙所得以易秦城秦王愛璧不與城趙臣藺相如完之以歸戰國紛〻者四五十年君子曰和氏之獻其不仁哉

雜說　三首

衆萬形寫壤間果有則耶吾無從而詰也抑無則耶吾亦無從而詰也果孰爲而然也凡馬蹄而踢牛腈

而韄鹿角而掁虎狼爪而攖螘蚿蝡而蠉以至禽之翼以翥也魚之鬐以泅也蛇之跗以趨也巂鶩之咮以啄也黿鼈之介以行也蝦蟹之股以距也體不同而用亦異也其間又有髟毛之別鱗甲之別顱頷尾脰俯仰躨跜之別雖巧冶者不能悉鑄抑何紛以糅也至於人則瘠者臞者頎者矬者晳者黧者眇而聾者傴而跛者皖目而猿臂者聾世間戴髮含齒貌像咸無肖似焉凡氣一噓而成者抑何不可詰而窮也

嗚呼此天也假人而為之則窮矣

物之益於世者必以不息而後濟今夫機輪之設也

弋其篠以為之輻斬其末以為之轂裂其葦以為之笪截其竹以為之筒而又堨堰江河陂池之水以為之力揩〻晝夜不少休故堰焉而為舂旋焉而為磑灌焉而為稻為菽粟功用沛〻無窮焉噫此天道也天輪轉而不息故生物機輪運而不息故成物人欲補造化之所不逮者其亦不息也夫

物性潔而最無所羨者蜩也夫其感秋而生也飡沆瀣而成也吸風遡空而以腹鳴也苟無羨焉無求可也苟無求焉無言可也一嘹唳以聲樵童脾睨黏竿弋之反以口賈禍而起機心若嘒〻者求之而亦奚

益邪物惟無羨也必若無言者可免矣

種樹說

有語予移樹之訣者凡移巨樹其本築以固欲其屹然而不搖也其去節以賊欲其撑焉而不膠也其枝葉稀而或禿欲其末輕而不張乎風也其時曰冬而昉移欲其液回而足乘乎春也既種已閒一日斟水以滋焉而不可淫編糠以圜焉而不可近逕之歲月以俟焉而不可爪其膚然後性之傷者復天之病者徐而全精神內固橫枝外鬯生意沛乎其不可闕矣予曰是法也即種學法也凡學之著乎心亦猶樹之

著乎上者也簡者其功疎以陋慢者其味淺以短躁且汙者其質誘以变今夫學也者非可易而爲也温故而肄習味精深猶築之欲其堅也萃編而絶程度縝密猶篩之欲其賾也裒實以擲之不惑浮華之美觀猶末之欲其輕而秃也及時以操之不聽歲月之蹉跌猶舂之欲其乘以榮也洗習以聖賢之義理而不淫以卵也去誘以詩書之關鍵而不近以褻也計功以日漸又漸之矩度而不亟以盈也夫是以養深而不可撼誘多而不可移行之而固需之而成躋之而聖賢雖富貴臨乎前而不羨刀鋸加乎後而不懾

否則涸可立而待也嗟夫人之學也而種之不如法是不如老圃者負不如也

錄昇木者辭

吾邦四圍多高山濱平時山率植杉木大蔽牛馬小張雲日遮晒宿老百餘年搭植更革以來墟市蕩燬岳祠灰燼加之征扶桑伐交州漕江南粟而致之燕啓造舟無曠歲蒼林莽空之廝工而匠家匱人哭或執梃以誚主山者曰爾種木百圍奚弊弊焉至勞吾鄉鄰哉尤物禍人生益蕃故蕃益滋象有齒也而後爲之焚崑有玉也而後爲之採海有沉香也而後爲

之闇故貪生於金帛之焜煌後生於鄉綺之錯落傳曰不見可欲則心不乱其境臨者其志眩其物觸者其好遷然也向汝叅討及此塹山刋木則機心不生上雖有徵不及此芸夫樵子擕〻熙〻啇力亦何加哉里胥叫罵脊膚悴體揣〻躡霧磴而上竭力昇擡如群蟻連貫緣膻骨然終日竟不跬步稍蹉跌則墮千仞崖輕者拉項重者腐脚天耶命耶抑汝禍吾耶主人憮然起曰子何予誚也天地盈虛消息自有數存崇谿之金十九為兵熏澤之蒲十九爲薪天之生物豈直以禍人哉今夫建珠厓七郡者羣布玳瑁盤

之也開牂柯越嶲者枸醬竹杖牽之也道大宛安息者天馬蒲萄誘之也若張騫唐蒙者流計日進身日紫黃金橫帶飫鮮醉醲直計此要荒遂徼為仕宦捷徑吾山居無田畝孫高曾而下手所封植庶幾子若孫生而宮室老而輪奐苑而梧椰直比封君千章楡千樹棗千頭木奴備其蔬果貨殖之利衍移朔至林木夕空飲恨吞聲方凜生事之不給子不於進言者謝而謝予抑末矣畀者曰吾若於今爾亦若於後者也若是夫俛首荷之而去陳子徐錄而刊之壁

植椒說

椒芳草也甲申春屋左新雲燒翁治小圃時列群葩奇卉俾四序各以花應幽趣横生清態逸出復厠石臺蓮池側夾小芭蕉行種椒數十本或叢為兆花行叢皆隨巇然起解之曰驗經古號花草譜如菊如蘭如荃如蕙如蘅芷如揭車江蘺芙蓉辟擷擢芳鱗差置吟詠間餐者紉者佩者賞者興寄所到冥若與自家意思合至椒則曰雜申椒與菌桂曰申椒其不芳曰懷椒糈而要之靈均翁瞬然自披擬溜中喙喙題品補椒至三四過椒乎椒乎芳至今猶未沫乎按本草食椒增年輕身前哲醫經又有服椒等方由騷經

說椒有出塵之姿也由醫書說椒有養生之訣也服屈之芳可以從俗食醫之品可以保身因一物撰二利漢樊宏種梓漆人或嗤之後皆得用乎非宏之心也植椒云乎哉植椒云乎哉故為說以諗來者

牧斎賸語卷十五

牧萊脞語卷十六

雲山古迂陳仁子　同甫述

門人李懋賞　揚廷輯

戊寅遷居斬樟樹文

古迂畸人避兵林泉締友麋鹿先廬煨燼鄰室蕩存廼裒買山之貲爰闢歸來之徑拄傾揸杷撲斲有日或誚予曰茲室棼橑朽蠹垣壁阤弊後有豫章敷穴瓌異溜雨十圍承露百祀精影誠詭幻化厖昧稚婦襲之而佯狂嬰兒遭之而驚寐世雖貴育莫敢睥睨吾子何遷居之易也余聞其言怒氣裂眥勇憤塡臆

左執斧斤右執桃茢且誶且詈而訊之曰爾何精邪
吾聞水石之怪曰龍罔象木之怪曰夔魍魎土之怪
曰羵羊是皆竊一氣之餘孽而耿幽仄之精光爾獨
何物擅妖柄祥孽蠱坱圠葉樛而張濯形坤隤材臟
而良皴皮鐵腸曷不、虹棟雕梁柱周之明堂賁負白
章曷不鋸短斧長作說之舟航云胡衣兇株守女牆
偃蹇不材敝帚徒長騰精弄鬼燿影舒芒嚇愚紿瞶
蜂蜎斧螗且謂爾果為神耶則瓊樓璇闕瑤砌玉京
鞭鸞驂鳳駕龍脯麟朝蒼梧而夕玄圃陟碧落而泝
滄溟爾曷不往而歸只謂爾果為鬼邪則雕堂繡櫳

翌幬皮几炮羔燔辮封羊屠豕穿方穀而襲駝裘戴
珠冠而曳綵縱爾既不往而歸只謂爾為妖為怪耶
則踏曹偷竊心術熄熗弄法舞文機術狡獪欺弄輕
重之手眩惑癡愚之輩爾既不往而歸只今吾獲茲
先叔父之居介在杜曲之左消剛燃工章漏撐隨貯
琴度書灌花蒔果詩朋酒侶觴詠爾我藏脩游息妥
容么麽幽明異岐出入爭妥斷斷乎淬礪脩月之斧
嘘燐咸陽之火剷除墜地之根刳析張雲之樣移類
遠遁毋貽後禍若或去而或留汝自謂可與不可

代作勅祟文

仲春行郊勸農舊制也州官分牧是邦按行阡陌漸閱兩春爾農習尚州官知之州官心事爾農亦知之國家清明科配蠲省至羣胥縮擬林社鼓安分耕鑿熙熙閭里村疃間爾農之幸也亦州官之願也焉用勸今茲策鑾更郊問訊南畝州官之所以勸爾農與州官之所以自勸者則亦有說去夏徂陽冬初淫雨幾害而稼州官焦心肅躬請命于上下神祇隨禱輒應收成不無損傷而亦有七分之獲穀價不無增貴而僅有十旬之憂隨宜移粟借借耕耘種之及其時溉之盡其力不荒以惰不蠹以盜不鬪斷以末作爭

訟躬孝悌睦姻勤儉畏謹以待西成答州官拳〻爲
爾農勸至若獄訟而辨曲直布政而別輕重不尋是
非以禍爾農不差公吏以擾爾農不與雜泛夫役以
勤勤爾農此又州官凜〻焉以自勸州官瓜期未滿
與爾農游覽有日抵京滿盈囷廩充牣爾農當庶之
樂州官將寓目焉勸云勸云吾豈曰牆壁常程云

乙未茶陵州學上明倫堂脚祭文

肇乾精之渾芒兮物各有神宅后土之鴻厖兮神孰
無形聲講堂之懿宿兮疇擬其樞而還其鈎稽載籍
而悠邈兮睇太空而冥〻吾不知主宰何神兮但炯

炯奎壁冀芒之精大含宇宙之元氣兮小鍾人物之
彪彬近衍泮發之命脈兮遙寄遐世之重輕其形無
形兮其名無名其細無朕兮其究無垠粤
皇家之崇儒兮斷雅泛之徭征條貢舉以掄選兮暢
文運之昌榮勝茶陵之城南兮屹侯泮之崢嶸藹譪
堂以突兀兮重前侯之經營峩講貫之冠巾兮鏘臧
脩之琳衿何扁額之循舊兮未覩聽之一新適省丞
之披臨兮揮椽筆以飛騰字舞鸞而翔鬥兮畫起霧
而奔雲嘗試拆點畫而卜兆兮昭若開先之祥禎左
洗光於咸池兮右提挈乎結璘堂額勞而腰帶兮口

十有一倫頂笠而朝天兮四十餘人應龍湖之靈讖兮炳紫微之耀靈宣人物之輩出兮鍾公侯之振振登斯堂兮明倫揭嘉扁兮梁楹祗明薦兮肴珍酌椒醑兮苾馨神相斯文以昌世運兮豈但使學子袖手泮水之濱

上牌告先聖祝文

明倫有堂乃華衿佩講貫洙泗之學者也輪奐更新字扁仍舊士氣耿耿以鬱獲伸省丞按臨椽筆揮灑字畫遒勁氣象渾雄所以黼藻芹泮者至矣吉蠲剛辰招揭楹首祗奉明薦要惠斯文

甲午茶陵州衙上梁文

紫微七十二峯爭詫古雲州之勝槩郡歷三百餘載重逢新牧守之經營城邦是而人民非宇宙換而規模別睠此茶陵一郡實居湘水上游增峙赤松夙號神僊氏之窟宅城環綠水實都王子侯之封疆何州衙久矣摧頹歷舊尹未能整頓茲者幸遇州官車轄出守風月平分蕭也規曹也隨廉氣稜稜而霜凜指之通弐之簡政聲藹藹以春温令嚴燕寢之香人樂湖山之外襄因公暇周覽黃堂非壯麗無以示威可旁風而上雨惟湫隘更諧爽塏將披山而

帶河麗譙不撓以甍飛厰廡重新而突兀鑿殘研而
甃砌鳩璞木以成梁卷斯棲登斯堂祀筵秩々美哉
輪美哉奐削屢焉々貞瓊百年之所無將十萬户而
蒙福丈夫安東一室但將存召國之棠陰郡守入拜
三公又行作清朝之梁棟輒莛與語上賛虹梁
抛梁東一水接藍曲似弓曉日未升親按櫝無言
千里自春風
抛梁西萬仞雲山天影齊翁外西風塵不洮一奩
明月浸玻瓈
抛梁南朝京一徑夾松杉鄉瞻真稀踈公事了董嵐

挑珮響珊二

抛梁北嵛嶒螾空狐兔窟近來官府甚清明兩境

江湖通轍跡

抛梁上銀漢天開新氣象何當鵠立擁紅雲色映

三台光兩二

抛梁下闤闠鱗差森萬瓦公歸補衮妙甄陶先使

吾邦歸化治

伏願上梁之後襦歌五袴麥秀兩岐綠野昇平每躬

耕而負耒黃堂閒雅早無事以休衙水旱不侵催科

先辦庭示蒲鞭之警鄉無珥筆之風彈琴而聲韻調

和蕪光映一堂之台斗泛槎而前程遠大又祥開萬里之風雲

戊子新居上梁文

儲有瓌堵之室擬度頻於圖書家無甔石之儲強樸斷於門館渠自腸剛而氣硬人嗤志大以才疏古迂主人舌卷風雷手扶雲漢遠莊騷窺姚姒對聖賢萬卷書中劇屈賈短曹劉臥餘子百尺樓下當少年之英銳小海內之材豪但志道德功名不事生産作業與計偕縣次續食雲霄之步武方開塞決河官自負薪滄海之桑田倏變採花樣之不入掀毫素以自娛就

裒賀山之貲欲續閑居之賦念楚弓楚得生冀方長冀方若越人越吟居異壘化異壘柱曲之桑麻未改栗里之松菊猶存拾諸煨燼之餘理彼敧傾之處礎階用石冪牕用紙障無宦家門麗宅之繁華覆土爲臺環水爲池綽有幽人韻士之勝躧履盡清談佳客拂劍或任俠壯夫登其丘而釣游關鄰園而藏習社酒向花蒔春蔬和雨劄天與賞心霜兔束毫健松煙泛研肥几無俗物甫卜居其十載旣外頹兮半阤巠鳩壞材重新賡度鑿空取辦初無貲朽粟腐之儲叶力告成似有象耕鳥耘之助出乎爾反乎爾歌於斯

發於斯增來往之羨觀莊裴之稱意買宅有水竹
花木之勝邵叟何心闚見升堂聞金石絲竹之音孔
書可讀虹梁肇舉撰有言
拋梁東扶桑曉日換新紅東皋一雨田疇沃吟罷
扶筇學老農
拋梁西返照雲山厭翠微明月一鈎穿戶牖拙書
時讀似然藜
拋梁南小圃新栽花雨三擭取北牕真面目薰風
日對亦無慙
拋梁北曉氣稜々寒惻々雪夜豈無乘興人扁舟

便到剡溪側
拋梁上山河萬里呈祥狀懸高一眺渺乾坤收入
吟編無盡藏
拋梁下此爲吟社田舍淪瀧倒殘候吟人不是
吟人休入社
伏願上梁之後席有詩翁門無雜客盟尋鷗鷺肯娛
官爵之榮夢叶熊羆莫斷詩書之種載酒時問於奇
字催租不敗於清吟壽算堅松乎安樂我醉欲眠
卿且去免勒北山之移裘職有缺我儀圖待試河汾
之策

東山建廟上梁文

五千丈勢插雲霄具巖瞻於南嶽數百年靈鍾香火占廟食於東山撫松蘿以欝其維桑梓而敬止肇新輪奐特換規模恭惟　南嶽忠靖舜王分柄祝融歳靈雖位曰暘而暘曰雨而雨願半壁之休祥若雲非雲若煙非煙闊五峯之勝槩推餘波而及楚常羹牆而見尭於帷神像天容以託橋頭地面尸而祝社而稷幾興肅肅在廟之思粒而食宮而居乃有煢煢在疚之慮不堪棟宇摧圮亟鳩木石經營安妥千載之靈光庥蔭一團之生聚有盛德必世祀任年年春社

秋祠非壯麗無　亦威聽日二晨鐘暮鼓虹梁舉

燕語爭欣

抛梁東噉日扶桑射影紅殿上龍頭天不老桑麻

一塢囿春風

抛梁西露濕楓林月影低秋滿豳宴收穲稏年二

父老賽豚蹄

抛梁南仙寨一碧面江潭蕪風排二生林谷觧愠

吾民掌握間

抛梁北桄山別是神僊宅　狐村霜日噪栖鵶萬古

威靈長赫二

拋梁上碧瓦參差高岫幌日炙雨淋不用愁雲中

雞犬從來往

拋梁下甲第長廊何邃雅杯珓日夕擲案前長迓

雲車餞風馬

伏願上梁之後天與𥅽𤣥地發休祥簫笛楓林自樂

雞豚之社樑筐桑徑常占屢豐之豐人欣桴鼓之不

驚家羨麥麰以自富始以是終以是歌於斯聚於斯

駿奔走執豆籩永祝天長地久見怪物為雲雨醞釀

時和歲豐

牧萊脞語卷十六

牧萊脞語卷十七

雲山古迂陳仁子同倩述

門人李懋宣揚廷輯

八通 并引

漢枚乘著七發曹子建七啓張景陽七命下至蕭統七契梁簡文帝七勵何遜七召沈佺期七引層見疊出設難假問文華而氣則卑辭工而意不貫且多以輿馬車服飲食音樂誇世有道者羞談之最後子厚晉問一出高掩千古唐盧照鄰損爲七悲愚益爲八通八云者九七天數

八六地數八索八卦八陣圖是也通云者古稱書一編爲一通易通白虎通風俗通是也辭朴而鄙陋曰效尤

玄道逸士材且漫落塊㙞堵而獨處撫畏景其索漠琴無絃而不鼓樽有酒而廢酌撫歲月之蕪露渺宇宙之丘貉等榮華之飛蓬恨身世之落魄音託欲詭御以周馳懼越矩而致錯長懷寶以自迷每隱几兮不樂競榮大夫鑽刺通神機若脂轄辯如建音蹇瓴聆逸士之怊悵乃狂轡乎山林幽霞珮之綷音淬縩思音切飛煙蓋之岭音零屏音屏升鮮階而長揖坐蒲團以主賓欲

搖璽而釋憤先曲席以陳情閒言曰吾聞之學業之
勤皆可周身技藝之精皆可成名若孕混沌之秀獨
擅儒林之英惟鏌邪之隨用奚泥蟠以無成恐膠柱
而調瑟似煎水以求冰吾將為子解疏屬之拘山海經曰
二負殺猰貐帝乃梏之疏屬之山梏其右足及縛兩手而媒金玉之榮子亦願
聞之乎逸士曰有形之生巳迫無益之慮難營儻發
劑而切磋庶痿膏而膹醒
大夫曰畏音猥壘莊子窮蘇音[illegible]濼音洛沼灣環泉流碓下山
近簷頻安臯原之衍沃敞町疃之平寬足鳩夷之貨
殖史范蠡供沮溺之耦耕若乃龍角杓攜房星晨正水

謹姑惡也大蛙桑鳴戴勝按農書之功程訊節候之遂近堨於葛切陂堰以儲流治畚鍤而行焮衣襏方末切襫音釋服耜耒犁犂确破堅塊種穀音木耰移秧逐隊戴星而耘決渠而溉灌塵谷壁之流餉饁筠籠之焙挂笠東皐之松飲積西陂之堤桑麻頼栗稻麥篝簍音婁豶豚泥飲撫缶歌謳疏割雨露之甲酒浥新秋之芻腹奉侏儒之粟東方朔傳樂比閼內之侯若是者子肯爲之乎逸士曰耕墾長疲水旱長飢稼穡之樂吾不堪服其勞也

大夫曰晉魏通都登音坦巴別境鬻良雜苦抽贏補窘

靴方輸上声而錯出航漕行而般賬快弦高之師犒國語小伯龍之鬼哂南史劉伯龍歷九卿貧甚將營什一之利一鬼在傍撫掌大笑嘆曰貧富有命乃爲鬼所笑有擔胛頁目語額瞬舌獰心狡智彈力罄弄險手之量衡藏捷機之鋒刃肆龍斷之窺窬醵駔裝上声儈之疾欺販繒飲上声羊漢書灌嬰以販繒爲業家語魯人豹飲其羊列肆踞鎮覘覦錐刀計較分寸白圭不能與其時史記白傳子貢不能取其擴史子貢傳樂成不能敵其饒漢貨殖傳張湯不能私其贐漢書張湯與賈人田甲魚翁叔交私故能繇絲曳縞秉堅策駿賚貸駢壟音必練帛於物品兼內帑之藏物包上貢之進珠羅滄海之珍玉鑿崑山之琎若是者子

能為之乎逸士曰熙熙剌來壤壤利往商賈之利吾不欲取其羸也

大夫曰雲夢七澤龍門九河呴沫吞舟鼓鬐橫戈天日蔽影滄海揚波鱍鱍汕汕噞噞瑳瑳乃戒梁溠乃具笭箵乃施罛(音姑)罶(音留)乃治艫艖(音盧嵯)理犗(音介)餌於任公子(莊子)礪芒針於詹何(列子)假羊裘於嚴瀨(嚴光傳)問釣具於志和(唐張志和傳)盤出松江之鱠(左慈傳)鼓奏周雎之鼉(周詩)騎秉琴高之鯉(列仙傳)壁化雷澤之梭(陶侃傳)又若橫野營陸(音區)彌天張幕矢括鏷(音僕)鏵(音姑)○(左傳矢名)弓彎繁弱(荀子繁弱鉅黍古之良弓也)兔迒(剛郎反)鳥蹊虎蹠狼蹬舉烽煇

煌按巒留(音忽)霍哮闞忝繯(公縣)猙(㓞切)(耕)獰咸嶄駱(音否)駃(音俟)褫威輕趫(音嚚)廢躍灑骨(音聯)血玻(音畢)韋鞹斷尾髾(音梢)捐(午切)(服)剪甪獵較(音斛)奏凱而歌曰熊有蹯兮豚有拍(音博)(礼記)○肴可林兮肉可藿比侯鯖兮味不惡次公狂兮起共酌若是者子能為之乎逸士曰漁澤孰若漁名獵山孰若獵利虞衡之益善不暇從其遊也

大夫曰方伎多奇左道易惑公卿擁鑿(公子無忌)王侯避席拖紫紆朱囊金櫃帛輿從駢羅聲名烜赫陰陽命相壽夭孤剋道甲風候卜筮剋擇射覆守宮之盂(東方朔傳)頊言建中之厄(唐桑道茂)疾審桓侯之亡(史扁鵲)墓占祐

臂之折（晉書羊祜）決壽夭而神如季咸（列子）策爵位而驗如師德（唐婁師德）禁溪水而妙如徐登（後漢書徐登善巫術禁溪水使不流）消受禪而倭如景業（北史齊文宣受禪令宋景業筮）凡技藝之擅長豐寵賚而無敵比資格之選掄頗詭遇而十獲又有媒身博奕馳譽丹青待詔金馬（東方朔傳）躍履禁門叱粉唐苑（閻立本）畫播漢庭（公孫卿見郊祀志）飛帛蕭寺（梁書蕭子雲）·畫龍金陵（唐張僧繇善畫竜）洒噀成都之火（漢欒巴）篆寫傅巖之形（尚書）棊投德宗之好（王叔文）字購昭陵之徽（唐大宗）眩奇角異呈技炳靈邀恩幸寵蚢廬飲槳若是者子能爲之乎逸士曰德成者役人藝成者役於人技術之妙吾

不屑詭其刻也

大夫曰談舌三寸智囊萬端樗里子滑稽炙輠音雅淳于髡。機巧轉丸營蓋稷下史記齊宣王圜解邯鄲春申君囊裴尉佗陸賈口伐可汗唐鄭元璹春申之履長躡本傳馮驩之鋏可彈孟嘗君傳婁敬之輓輅脫漢書屈轂之瓠可鑽文選蕭屈轂之瓠。韓子屈轂曰吾有瓠堅如石厚而無竅不可以盛水漿堅白同異立變昬晨縱橫擺闔動係危安雕龍騶奭史騶奭鳴雞函關孟嘗君約從可解張儀趙璧可還藺相如下齊城而馮音憑軾酈食其定楚從而待槃史毛遂長六國而佩印蘇秦請百駟而絕冠淳于髡書煩十上戰國策蘇說秦惠王書十上而說不行促膝交歡巧說

三變（尚鞅）傾蓋瀾翻公子迎而虛左（史公子忌）漢高悟而設壇（漢書）相國行而徹席（史騶奭平原君列行徹席）坐客驚而厚顏（漢陳遵）智建饒而不窮辨懸河而難乾氣捫蝨而眇視（王猛）躬傳車而鳴鑾（范雎）若是者子能為之乎逸士曰說難雖工卒死於難游說之榮吾不敢效其詐也

大夫曰口誦六韜胷蟠三略陣習魚麗術衆風角學精擊劍（項羽）手妙奪矟（尉遲敬德）借箸前籌（張良）據鞍矍鑠（馬援）爾乃推轂總戎登壇授斧鑕虯臂猿（郭知連）頷燕頭虎（班超）擇堅瑕同甘苦麾旗旄援鉦鼓行師枕席（趙充國傳）折衝尊俎（仲尼曰晏子起尊俎間折衝千里）身渾是膽（蜀趙雲一身渾是膽）曰

中撫廣光武觀鸛鶘而颺去三國志　閗雞鳴而起舞劉琨撫

髀肉而流涕三國志劉備　斬沼蛙而激怒孫權梟毛出海惠帝

中人有得毛長三丈以示張華曰此海梟毛也出則天下亂矣　羽檄旁午披堅擐甲

投石超距杯飲月氏音煙音支之頭膾刌音寸音付蜀兒之脯韓文

元和聖德詩　銘勒燕然之山火燔龍庭之聚後漢竇憲勒燕然山銘旗

纛前驅兵卒後擁印佩如斗棨戟森戶渠兇藉以授

首黔黎賴以按堵國家倚爲泰山天子尊爲尚父郭子儀

若是者子能爲之乎逸士曰三世爲將道家所忌

將帥之榮吾不可嗣其忍也

大夫曰碧落飄遊天闕飛羾貢　瑤裴駐鶴玉笙吹鳳

（王子晉）桃薦瑤池之冰（穆天子傳西王母有獻冰數）肴漬村居之瓮（列仙王老村居莫道有者道士傳肴漬酒瓮中王老飲之飛升）名書五雲之閣（神仙傳蔡少霞五雲閣吏）謠著三茅之洞（眞誥）爾乃熊經鳥伸、鴿嚥龜息、覓丹鑽木（眞誥傳先生入焦山老君予之木鑽石穿得丹昇天）採芳看壁（神仙傳帛和事王君令熟視壁三年得神丹方）鋤瑤草（抱朴子祕訣）飡玉液啗交梨摘椹實躍凡身於玉壺（漢費長房傳）讀素書於石室（晉王烈）拜牛車於函關（尹喜）啖酒脯於雒邑（漢薊子訓）銅循星而煒煒帔搖月而羊芴頻常童而不老髮獨鬒其如漆鴻寶祕要（劉向傳）龜臺眞文（仙傳西王母號龜臺金母）彈壓鬼魅役使精靈鞭列缺而爲御奔蟾蜍而耀形（后羿得不死之藥奔月宮）

爲蟾蜍撥五星而解旱管輅傳歟飯蜂而集身葛玄傳致訪
求於海上秦盧遨俾入直於翰林唐書葉法善官榮階於金
紫事物紀原中宗賜葉靜能金紫之階印六佩於將軍漢五利將軍佩六印若是
者子能從之乎逸士曰逆天偷生詭怪惑世神仙之
術吾不知躡其蹤也
大夫曰穹壤有盡道德無窮形物有弊文華無終甛
𤺋媚䶍俛首足恭䠶若潛心乎汗簡之磨礱囊當搽
貴霜髮蓬鬆䠶若䈇輿乎鉛槧之從容杲杲孔孟經
典啓蒙煒煒班馬搜藻摛工漢班固司馬遷下帷刺股董仲舒下帷發憤潛心大業蘇秦刺股防睡讀書
囊螢膽熊晉車武子練囊盛螢火讀書○柳仲郢母

和熊膽丸以助勤苦鑿壁映雪隨月鳴鐘漢匡衡鑿壁引鄰舍光讀書。孫康映雪讀書。齊江泌夜逐月光讀書月斜則升屋。南史王仲讀書以中宵鳴鐘為限燃青藜於天祿劉向訪燼簡於淹中即孔壁也見魯共王誦科斗於八索楚左史倚相足文史於三冬東方朔傳鏘珮琚翔蛟龍柳文玉佩瓊琚大放厥辭韓序詭然而蛟龍翔吐白鳳降赤虹漢揚雄甘泉賦成夢吐白鳳搜神記孔子修春秋孝經成忽有赤虹自天而下化為黃玉刻文孔子授之筆見稱於大手蘇頲許國公張說燕國公號燕許大手筆檄頊愈於頭風陳琳賦見誦於狗監司馬相如秀獨步於江東南史袁淑賦鸚鵡示謝莊莊曰江東無我卿當獨秀故人號經史之笥許懋本傳而世號文陣之雄玉堂遺事張九齡文陣祖師致易攝於六丁韓文王遠知使角折乎充宗朱雲又有罷精演說

用心訓詁鉤探精髓綆汲謬誤南華一經郭象玄悟注莊子爾雅萬景郭璞引注郭璞注爾雅易擅輔嗣之奇王輔嗣注易書叅穎達之疏孔安國注皆詩詑毛公之精毛公注詩禮按康成之度鄭康成注周礼皆盡螵於經傳而貫穿於典故雖皓首以窮研披肝膽而呈露言未既逸士攝衣而起曰子前所言皆重趼而悴體似捕風而捉影勞逐聲之蜂蝿競食泉之蚯蚓洗耳文學之故跣足名利之畛拜下風而願聞探文編之肯綮

牧莱脞語卷十七

牧萊脞語卷十八

雲山古迂陳　仁子　同俌述

門人李　懋宣　揚廷輯

湯媻傳

湯媻者白水郡人也初媻鼻祖生白水時感火星之精降其家既而身沸燠不凡嘗以割烹事要湯湯酷愛之雖顛而危淊必與俱因賜姓湯氏後郡封泉子孫支派散居山谷間驪山漢水雞籠山醫鳳翔之駱谷渝郡之陳氏山皆有之獨驪山一派最著秦始皇帝幸驪山與神女游忤其旨神女唾之遂生瘡始皇

怖召醫卜士萬金良藥莫能療適泉在側傾一勺浣之瘡尋愈始皇大說詔郡國以驪山爲朕湯沐邑復其身秦士歷漢傳數世生嫕武帝即位大選宮人嫕時年少以性溫潔伶俐召入宮中錫號天水郡昭儀元封三年長安大雪鳥獸皆死牛馬蹤縮如蝟帝坐別館袖手不敢出望氣者言宮中有奇女命東方朔筮之得坎䷜坎下坎上之鼎䷱巽下離上繇曰郁郁溫溫清潔芳馨將以護上身帝閱宮嬪籍得之嫕年壯外謹慎呐呐不敢出諸口而胷中浩蕩注之不竭一召見問即覆上躬薰然如春肌膚不粟嫕以年德俱高上每

稱之曰嬰宮中亦呼曰湯嬰帝嘗語左右曰啓乃心沃朕心者必嬰也夫嬰每艱於步必呼侍女提携偕行雖燕寢未嘗離側帝或衣垢膩嬰亦極力滌濯下至㷇雞烹飪事間躬親之然性惡蟣蝨見者立斃後太初四年五月大旱海内如焚上辟暑明光宮心焦勞憤懣不安枕或乘隙探帝意譖之者曰後宮冷夫人最賢此輩性暴燥不可使侍左右帝詔黄門擯之不復召見後以它事碎其身并之牆匽不知所終班氏賛曰貴賤何常雞豕冬時而爲帝湯嬰始以恩幸寵冠後宮既而寵衰乃踣身而斃彼以色事人

者良可悲夫詩云温〻恭人維德之基湯嬰有焉

孔子夢虎傳

孔子獨泰山之陰聞一婦人哭聲悲愴使子路往問之曰而何哭之哀也對曰虎爲患三世矣吾父死於是吾夫死於是今吾子又死焉子路回以告孔子〻曰由誨汝知之乎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〻之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其由也歟子路乃掛冠解帶奮不顧身捫攀石磴蒐閱叢薄適有負嵎而怒哮者子路亟挽勁弓洞若胃操利戟鏦若喉又探穴取其種類若貘若甝若豹㺜之既乃剝皮以獻孔子〻燕居寢皮

而臥夜漏未半夢有斑衣虬髭目光炎鏡膜拜庭戺抆淚不覺忽忽承睫曰吾於菟氏之族也生於斯長於斯毓子種孫幾世矣平居山林嘯風長號隱霧澤毛行藏視世之治亂出處窺時之晦明宰相若姬旦則驅逐而竄牧守若劉琨則負子而渡邑令若元魯山則格磔而斃彼羊假吾皮狐假吾威猶足震慴一世吾聞千金之子不垂堂知命之士不立牆向使泰山老姥笠大易不咥之邦謹周書踏尾之戒明哲保身潛身遠害稜而族易而居高而垣墉則吾雖欲磨牙搖毒亦何緣而施雖然今之市有虎者滔滔皆是

也舞文弄法引類呼儔吮人之血食人之肉横行妥尾於三家之市奮齒距以騰攫睆怒目以伺窺爪蹲抵巇擇其家稍豐肢體稍肥者則什〻伍〻群聚而啗之不奪不饜良弓勁弩不能傷穽機木檻不能驅在此則一家哭在彼則一路哭若是者子盍不過而問之乎而於我乎何尤言未既怒哮而逝孔子驚愕愧汗呼子路前告之曰苛吏猛於虎哉弟子識之不俟駕而行

太史公曰酷哉虎之害人也世有談虎傷人者其中一人神色獨變問之則嘗傷於虎者也虎爲患三世

矣家泰山者知幾不蚤以陷於僇彼以其未嘗傷而弗辟之又擠身焉卒斃而不知悟哀哉

古迂翁傳

古迂翁者不知何如人也先世潁川氏繇李唐武德間徙家雲陽山東萊洙泗伊洛之學幼頴悟侍父章牕翁暨叔山泉居士游宦京華咕囁教以筆墨畦逕不屑道生產作業事間揣吻撥鼠技寸長者儒俊士或游揚吳楚間月書李孜郡博士爭畀之嘗誦涪翁詩然知今人巧未覺古人迂即栩栩然摽古迂自號或誚曰司馬公號迂叟晁子名景迂之二公者何居

文章卓犖事業彪炳歷〻元祐間其迂未易涯若子埳蛙也野馬也獨奈何欲俎豆於其側古迂曰二公天人也迂其迹不迂其心迂其名不迂其道吾曷知二公哉姑以適吾適而行吾志爾古之迂也直今之迂也詐古之迂也智今之迂也愚吾自生世以來意迂而無機材迂而無奇形躰迂而無羈峩冠方屐之士鼠竊糠覈蠅拾涕唾即詫然自恣於世吾獨且巧俠旁撥取史傳百氏虞初稗官之書囊攟幅裒兩目哆昏其學迂而不切鵠袍褁飯蟻戰春闈紛〻余子輩拈花摘葉即撥料算如頷下髭吾獨且馳騁奇異

不肯躡常人履爲再上春官竟爲斥去其文迂而不
利宇宙更華髮蒙椎髻帀一級餌一爵即可嚇漁樵
而媒富貴吾獨且鍵關株守效蠹書魚生死文字間
曾不越虎溪一步其性迂而不通挾是數迂蓋與古
人相友百世之上而非凡子所能知者異時海內元
夫鉅人古心江公文山文公肯齋李公一見奇之揖
之座間稱借牙頰不置且許遠器間抱迂林泉下所
居東偏築圃一弓蒔花木爲吟嘯之圃叔父大書迂
樂二字畀之將以泉曰迂泉谷曰迂谷亭曰迂亭暨
書冊琴瑟匜盥之物悉識曰迂几間無長物獨置迂

叟通鑑九十六卷景迂詩文一編欠伸稍暇時取向
樹陰讀一通即自謂羲黃上人或誘以仕宦捷徑者
翁亦抱迂終身不肯易去乃麾之曰吾迂矣斯之未
能信也竟不克強而辞就輯答問爲古迂翁傳云

牧萊脞語卷十八

牧萊脞語卷十九

雲山古迂陳　仁子　同備述

門人李　懋宣　揚廷輯

丁酉五月朔州學講義

子貢問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仁道至大爲仁之端不一而求仁之方亦不一孔門問仁非一人而孔子荅之往往各隨其人而語之顏淵問仁則欲其克己復禮入樊遲問仁則欲其自

先難後獲入子張問仁則欲其自恭寬信敏惠入獨
是子貢問仁則直以事大夫之賢者與士之仁者何
蓋子貢平日貪貨殖而好方人貪貨殖者知有己而
不知有人其於事賢也必疎好方人者知責人而不
知責己其於友仁也必傲夫仁者不失本心之謂大
夫所以撫治我者也士所以輔翼我者也吾居是邦
大夫苟賢則賦役均平獄訟簡省吾將委身以事不
至叫囂隳突而斲喪吾之常心士苟仁則道德薰蒸
典刑森嚴吾將降心以友則不至索居離羣而汨亂
吾之良心人欲退聽天理流行本心清明湛然皆仁

故工欲善事者必先器用之利人欲求仁者必先躬行之正孔子轍環諸國如臧武仲晏平仲未嘗不事之諒其不事者直陽貨桓魋之徒而已於士之賢如原憲顏曾未嘗不友之諒其不友者癰疽瘠環之輩而已千載言仁惟孔子爲最嗚呼大夫之賢而不事是自弃也士之仁而不友是自專也自弃者逆其本心者也自專者悖其本心者也二者胥失之也況賢而不事則凡所事者必非賢仁而不友則凡所友者必非仁子貢好利而昧豐儉之宜方人而蔑是非之的方於事上拙於取友且不能爲人而何足以語仁

孔子此言直自其病根而樂之然則求仁之端只在
躬行交際中夫何遠之有

丙申十二月朔州學講義

靈臺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
德以及鳥獸昆蟲焉　經始靈臺經之營
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　經始勿亟庶民
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　麀鹿濯濯白
鳥翯翯王在靈沼於牣魚躍　虡業維樅
賁鼓維鏞於論鼓鐘於樂辟廱　於論鼓
鐘於樂辟廱鼉鼓逢逢矇瞍奏公

周詩大雅三十一篇正者止十有八而靈臺次八焉夫靈臺者所以視氛祥觀民俗而因以疏瀹精神宣節勞逸者也是詩也蓋詠美文王之詩也説詩者曰民始附也而孟子直曰與民同樂夫民之歸附方新而國之大役已起遭霜之叢詛怨更以風過文王之民乃不以怨而以樂吾不知何術而然也前乎此詩首以文王大明思齊緜緜積累之勞棫樸官人之能旱麓皇矣德業之盛蓋知聖人工役之興必有所待而然後乎此詩次以下武文王有聲二詩紀武王纘紹之美復繼以行葦既醉假樂諸詩述成王培植之

懿文見國家工役之後亦必有所養而然嗟夫古者人君不輕用民力歲用民不過三日春秋於浚洙作南門皆譏之此一臺也無阿房土木之勞也無隋堤蟲蛆之慘也若楚椒舉所云其所不奪穡地其為不匱財用其事不煩官業其日不廢農務為之以磽确之地臨之以官僚之暇成之以四時之隙雖歲歲用之何至罷民於伐木版築之下者而文武成王三世相繼何其惜民力也嘗涵詠此詩曰經始勿亟則無限期之嚴也曰庶民子來則無鞭扑之加也曰麀鹿攸服而不驚也白鳥翯翯而不夭也於牣魚躍而不

深逝也則環臺沼囿物物得所又無弋高漁深專事口腹之娛也區區此役文王於未作之先積之惟恐其不至武王成王於既作之後培之惟恐其不厚在上者未嘗速其成在下者惟恐不底于成說以使民民志其勞周家八百年忠厚之基已於此舉占之況此詩五章前三章言靈臺經始之事後二章述辟廱鼓鐘之樂甚乃重言之於此猶見文王初心所以締創建立前焉築焉百堵興焉姑備分至啓閉望氣之規未嘗求詳加修飾極奢麗而虡業之樅鼓鐘之和其以音樂動盪人心者直繫之辟廱講學之所而靈

臺不與焉當時樂以待士猶有甚於樂以使民者吾意文王作之者其禮不可缺而其志未嘗泥也所謂姑蘇游觀之娛銅雀歌舞之藏焉無是蓋以德役非以勢役也以禮樂非以欲樂也世之役民者必有文王進修之美武王成王再世培植之懿庶乎其可已此固孔子刪取詩人序次之微意所寓學者所宜深攷也靈臺云乎哉靈臺云乎哉

乙未五月朔郡學拈講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人惟失其本然之初心者其末流必趨於不善仁人

心也不失其本心之謂仁是仁之根於心也至純也至粹也皆得於稟賦之初而然也一泓惻隱渾涵浩慱循其初而充之不爲物欲所蔽不爲氣稟所拘皎如明鏡直如朱絃剛如百鍊之金純乎一善而無所謂惡也夫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苟之一字最要切身體認此非苟且之謂也有人於此片念一起纔出於仁則此人所爲善而不至於惡已於其初占之而況其念念在仁事事近仁則所行所爲將日趨於聖賢君子之域而何有所謂惡哉凡世之惡如瞽瞍之焚廩而不慈秦人之誶語而不孝莊公之殺段而

不友管蔡之流言而不恭千載而下讒舌切切爭目爲元凶大憝者是惡也皆失其本心者也仁者至大於四德爲元於四時爲春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故人得其毫髮之似者世必曰長者曰君子而況其純於仁哉管仲有匡天下之功而聖門不許其爲仁顏淵具聖人之體而微至問仁之目獨拳拳焉非管仲之所爲有不善不足以語仁而顏淵之所行尚或有未盡出於善也一事一物之仁與全體大用之仁不同一事一物苟近於仁亦足以善而名斯世而不若得其體用之全且大者之爲至故不許管仲者

特不許其皆仁而拳拳於顏淵者蓋以翼其趨而淑其後也彼士自一命以上苟有心於愛物於人何所不濟貪也而深於誅求酷也而慘於刑禁奸也而巧於誣撫終其身陷於小人之歸者是惡也皆失其本心者也如其仁如其仁噫世之不仁而陷於大惡者曷不反其本心之初而求之哉

丁酉十月朔郡學講義

漢武帝紀元光三年春河水徙從頓丘東南流夏復決濮陽瓠子注鉅野通淮泗汎郡十六發卒十萬塞之輒復壞蚡言於上

曰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彊塞於是久不塞後元封二年帝自泰山還自臨決河沈白馬玉璧令羣臣負薪卒塡決河築宮其上名曰宣防導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

史司馬遷八書河渠居其一直與禮樂律歷平準並列蓋修理隄防國家一大事也夷攷漢武元光三年夏河決瓠子使汲黯鄭當時興人徒塞之而輙復壞及元封二年夏再使汲仁郭昌發卒數萬人塞之天子自臨決河公卿將相皆自負薪寘河而卒復塞瓠

令讀宣房瓠子之歌亦竊怪武帝以英豪之雄材盛漢之全力雖蹀血沙幕不難區區塞河特折枝之易當是時騰蹙鉅野衍溢淮泗梁楚受害不淺帝幾若置之度外展轉二十四年而僅就何也天下事固有志欲就而力不給者亦未可以一槩律也凡主事貴專處事貴審不專則築舍道傍者疑而不能成不審則急鞭奔馬者喘而始及止以武帝於決河一事塞而決決而復塞雖以丞相田蚡歸諸天數未易彊以人力而塞越二十四年帝亦不為之變何其專也又以初發汲黯鄭當時之後至用事萬里沙而回復發

汲仁郭昌卒徒數萬越歷二十四年而帝亦不爲之
迫又何其審也矧當帝時今年降東歲明年通宛作
又明年出定襄朔方以至祠甘泉封泰山百役騷動
雖算商車算緡錢造白鹿皮幣力有不能給則民力
不堪帝亦有不容蹴爲者量其力度其時主之以專
行之以審漢之爲漢雖多事而不至狼狽大壞
如嬴氏者未必無權衡斟酌於其間也古者用民力
歲不過三日孟子論布縷之征力役之征粟米之征
三者決不可並用則專而復審未爲無益也眉山蘇
公守徐之二年河決澶淵修隄防繕城壁民得更生

至今讀黃樓一賦猶可想像其汲汲為民之心其於漢武之事諳之甚熟後世不幸天災流行欲事隄防之計其亦主之以尊行之以審不操切以傷民不紊亂以禍民役雖未已而民其少瘳乎

乙未十月朔紫微書院講義

漢孝文皇帝元年十月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故與李斯同邑而嘗學事焉召以為廷尉時洛陽人賈誼以能誦詩書屬文稱於郡中河南守吳公聞其材召置門下及為廷尉迺言誼年少頗通諸家

之書文帝召以爲博士是時誼年二十餘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未能言誼盡爲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出諸生於是以爲能文帝說之歲中超遷至太中大夫

嘗觀班固述漢史循吏傳歷叙河南守吳公蜀守文翁之屬政號康平不甚嚴而民從化及列於傳者止六人如王成之相膠東黃霸之守潁川朱邑之守北海龔遂之守渤海召信臣之守南陽併與文翁而爲六是數人者循良温厚藹然如春陶然如酎載在史冊炳炳香人齒牙何班固獨不爲吳公立傳至使後

卅幾無從而稽公政事者繼而閱賈誼傳則吳公嘗守河南治平爲天下第一文帝聞其賢召爲廷尉乃首薦洛陽少年之賈誼誼亦得由此歷言當世事興禮樂改制度遂中帝意超遷至太中大夫然後知士莫難於知已君子莫貴於知賢下焉者抱負奇偉陸沈里閭非上之人爲之稱薦則何能如雛脫穎而自見於世上焉者政事卓犖垂名搢紳非下之人爲之稱譽則何能如日行世而獲傳於今此古之君子汲汲於求士而士亦汲汲求知於當世之君子者然也故司馬遷非無文而必待楊得意之稱道栢者非無

能而必待韓愈之汲引此其權在上而不在下者也魏無知之名以薦陳平而稱季布之賢以曹丘生而揚此其責在下而不在上者也故當時如誼之才非因吳公稱薦漢庭則胸中治安一策何由而陳說使吳公之政非因賈誼登載漢史則河南治平稱首何由而流傳然則賈誼始也不無賴於吳公而吳公終也亦不無賴於賈誼如是或曰吳公文翁之循吏一也而吳公獨不及文翁者何也蓋文翁興學宮成都招下縣子弟為學宮弟子斷除繇役其所以作成人才彬彬蜀閭蓋有大於吳公之薦一賈誼者然則吳

公之徹不及文翁者其由乃在於此歟今國家崇重學校遴選賢牧撫字勉勵政事循良直與漢庭吳公比凡在學宮豈無有以賈誼自負者則願寓目焉

戊戌七月朔郡學講義

漢武元狩四年以義縱爲右内史王溫舒爲中尉

義縱王溫舒皆勇果人也武帝嘗倚以行令矣而太史公班固以酷傳之嗚呼士以一節之誤而掩其平生之善者何限不特二人然也大槩古之爲吏者以循酷爲別後之爲吏者以廉貪爲別夫人臣受天子

之訴而牧養生民所望寬仁溫恕不漁利以強取不峻刑以加虐使赤子煦煦閭里食粗衣糲其間以無奸典憲故廉與循皆所當然也特廉者其操存在我而易行循者其發越在人而難處故廉與貪隨附於各傳之下獨循與酷則班班紀載如辨黑白此作史者之意然也又以漢二史言之先漢以循稱者六人而酷者十二後漢以酷稱者七人而循者又十二何多寡之不同初意先漢之循吏多故不勝紀後漢之酷吏多故亦不勝紀繼而思之往往西漢之風多長厚故循者混然列處不露圭角而纔有酷列之徒即

表表如錐處囊不可藏隱後漢之風尚明察故酷者
恬不知怪而循者則如崑琰大貝世所罕見凡人得
之即驚奇而可喜此作史者之意又然也世之爲吏
亦難矣嚴則民殘寬則民慢甚難乎其處而適中也
當時登載二傳循吏愛民粹然珠玉在側不可擬議
至於酷者各以一長鳴一能著決非若共工驩兜飛
廉惡來世所唾弃而不齒況其行事往往嚴於豪彊
而仁於貧弱峻於盜賊而略於良民又非一切鷹鸇
毛鷙羅鉗吉網之爲就其間有剛方者有忠正者有
清廉者郅都止景帝之救賈姬趙禹止貴客之事造

請何剛方如也義縱誅楊可告緡之令陽球奏收王甫宦寺之橫何公忠如也黃昌之布被弊車周紆之築墼自給何清廉如也吾意當時酷者不少數公若無他長亦未必載之於史若更覔之二公與民相安則循良美稱亦不但屬之文翁黃霸劉寵仇覽數君子而止義縱弃市王溫舒族誅用心一差惡名萃之至其首領亦不保甚爲此惜吾因是二人又有感矣

牧萊脞語卷二十

雲山古迂陳 仁子 同備述

門人李 懋堂 楊廷輯

中書君管虛中冢碑銘

中書君管氏諱直心字虛中世爲淇奥人其先掌周柱下史佐姬旦制六典以功封管城侯子孫因氏自別在齊曰夷吾著書八十一篇佐桓公九合諸侯在漢末曰寧同邴原華歆力學等管城裔譜牒遠弗詳管氏世蕃衍爭尊生産作業有業薄曲盟席者不獲躐登文几獨此好文學世締交中山毛穎相資藉顯

名當世儒士競前席之性博記該洽於孔釋老醫卜
陰陽書轉相抄謄億萬籤流傳人間世上自公卿暨
官府閭巷咸造謁叅注不倦人亦把翫不釋手公之
十世祖名文子生唐太宗貞觀初開弘文館招海内
文學士緣虞世南岑文本援引從容游翰墨間累資
遷中書令後且老謁李林甫志不合化去莫知所終
中書閥望特著世呼雲仍者必曰中書君而君系尤
的少生長廬有孤竹君風操身輕剛心銳豁達大節
頗以材為世用閒走武林于適與癸酉討偕盍簪一
見奇之挈歸湘出入吟詠簿書期會親稼穡貨殖事必

與俱甘淡泊不肯釣爵祿同輩亦有登玉堂者中祕者坐廟堂署黃紙尾者君不屑顧獨嗜圖畫眞草篆隸無不如意況浮里閭間折節與寒士交常曰吾老死文字間足矣嘗早暮造書閣評史註韻臨帖題刻君雖不用心竭精殫悃款胷襟傾寫水鏡書善惡邪正不少貸或借其草譏叟降賤效揚雄劇秦美新者掉頭覓唾去年益高精力罷且耗忽告憊再臨視則髮種種不堪視事初君素與絳人陳玄弘農陶泓會稽楮先生善號莫逆交逮君病廢三人不復來人語曰一死一生乃見交情一貴一賤交情乃見訣別後

數日余晝卧夢一尖頭前言曰裴與子從遊十年交最耐用力已多何忍聽吾暴骨此土子其念之既覺收之瘞櫝并取往化族類過遺靈丙丁文明地效僧智永瘞决以衣冠禮族龍管君年若干以咸淳十年從遊以至元二十年春卒其四月朔瘞且封以樹報德也古迂陳 棊 銘曰

試而銛其書且傳斂而尖其天且全精散太無烝雲煙蒸吐芝蘭瑞山川世無知已誰爲妍化成人文胡百年

小田堡總管曹公美政碑

國家厖洪天覆幬山獻貴航海澄波讋奔役不復
喘其奚敢自恣獨顧嶠擾賊吳楚犬牙相錯峒獠鞠
頑夏兇憑嶮鬪獗剽編戶而利其貲民旦暮麇寧不
寧處元貞改元春閩臣請畫倣漢亭障區脫符列郡
起邏賀抵古贛屯數十堡魚貫搤其咽凡隸茶陵者
三爰命判官文登孫公董夫役閱半祺堡成維小田
地斗僻且險上公難其任遴擇總管大名曹公戍之
公剛鷙敦厚聞命赴道抵堡四顧覽形要慨然曰堡
瀕山陋隘非兵曷守非民曷與守吾領戍衞民匪擾
民也寇來則戰退則耕下令敢獵雞犬穀蔬者按司

馬法鈴之先是環堡近石淵嶄獲百姓緣山錯居窘
猝不虞寇掩至無能支甚且鈔掠脅誘而縣其扃民
以故駭徙犄瘠別境公開互市辯流徙鋤畬墾蕭
條山脊敵燧睦光流差橫從煙火綿亘數百舍不絕
緜堡達郡衢隧毋敢擾越明年及初廣寇數百掠江
右而南計涉境侵湘公約巡警官孫公進兵皮家凹
遇賊相拏距由卯至未戰十餘合馘寇八創傷二十
俘器仗為多賊遁逝越四月賊游拾劉殘掠永新南
襲青銅阬公督偹師馘斬賊不復南下又六月賊羣
伍暴至兩境兇少前導壟涑境上公再約巡警官陳

而待遏戰竟午手刃魁酋屍踏藉枕野追北數十里賊肢斷首尾不顧後賊首瞿李三袁冤踰林莽謀再寇七月同知真定王公巡徼苗薅獮捕之若嚴霜摧槁壓腐不復振閩境肅清無復吽呶讙號其側世之登壇授鉞帶金腰橫者何限犇不幸方二三千里之旱相挺而起竟不克卬首夃闌西向發一矢旗纛驅臨雞犬漁竭村疃彌望莽化丘墟寇且避而民滋擾矣避寇非勇也擾民非仁也公俘寇不懾近乎勇愛民不擾近乎仁炎發氣槩使當大敵輕裘緩帶談笑掃空之雖頗牧亦當讓出一頭地越三年州官棊攬

纔旬宣聞公事甚悉談不脫齒鄉三老耆夫請礲石刋德爲善者勸命儒生紀事乃泚筆書民謠銘曰皇家受命雄吞燮區日月所照雨露均濡黔首鑿齒睢睢盱盱受廛罷役駿奔以趨撞搪赤子盜弄金革荐狙失御閒肆蚤蟁蠨蛸斧蟷相擬什百蹠蕃胠囊闖安伺隙淡泉之源小田之巔地荒民迆萑醜伏跧棊布營壘屹扼喉咽總戎秉障執義且賢僉曰曹公不戁不竦卯命辰驅旗旌導擁扞圉靡敵獻馘賈勇民免虜驁盜潛鼠兇有警則戢無警則耕肇立亥市招徠疲氓圃圃有瓜田田有秫月雞執執攘遜道奚爭

蟻屯相望獨是勿擾人之愛之如臨父母匪兵曷衛匪民曷守相依而安庸誌來久

東山寺建藏碑銘

經有藏古也古庋（椅音）經今徽福環震巨刹土蜂房蟻磨假福田利益軒輊一世緇俗競以趨如水歸海矧敢佚較古傳大士轉經意微矣茶陵東山寺創陳大建間故無藏比丘慈悟念精廬且千祀鈇壞地粥魚間弗嗣響昉稽首吾宗長者偶抵迮弗竟頂簪踸（甚丑切）踔（敕卓切）五百里謀於黃君臣德忻然賈勇侑藏役族鉅家里聞人踵成之僧侶儹功駿奔走起巳丑迄

甲午鳩材爲柱陶甓爲瓦甃石爲礎黄君且傭工宜
江鏤像闐軸舟漕以至圬者聖者飾髹者施人人殊
居士何檐楹夭矯機輪輾棧齵𢒉音服百千萬億佛天龍
海會旋繞藏轉無曠日寺迄賴以濟初黄君少遊吾
家竊異其人暇時縱行林間指天日誓加撮力增寺
奇觀衆莫然之夫既道衡吏宜江佐郡幕且護印聲
聞軒出羣公右聆建藏事慨然捐金無悋色世間
事皆惟心造釋言願儒言志一也願立故自力佗力
救衆生如救身志立故德施財施剌大事如剌食晉
賢菩薩以大悲水饒益衆生成就阿耨菩提一切自

願中起宋景文編橋渡蟻迄立功名濟蒼生一切自
志中成黃君操儒志發釋願肯拙選圓成大寳藏種
種善根若焦穀芽世言曇花長者得定光如來授記
鹿僊長者得釋迦如來授記寳手菩薩得空王如來
授記皆因造藏遂成佛緊丁兵燹之餘寺寂以窶而
法輪永轉撞鐘伐鼓經唄伽陀聲相聞至于今旭不
匱一志願剎那間由虛空藏流出四大藏由四大藏
流出八萬四千藏盡未來世平等饒益不可思量其
抑有功也夫藏成寺僧幹請鑱石紀其事予嘗預繪
藏一面奚辭爰書黃君志并刻檀施名氏卯除爲過

現未來勸經殘且補星阤且支藏輪剎且章理此又瞿曇種子具正法眼藏心不退轉故及是者報何如遂合掌白佛而銘曰

大雄演諦海印發光經以藏集法以經揚須彌可踰海水可量微妙舌根字字隽長緊祕密藏石渠天祿撥轉機轄勝繙函軸歸其金剎雲陽東麓卓錫千齡孰智見獨凡大根人建大根事一一毫端不住布施華藏之海經論之笥自利利佗無別無二飛擔轣轆龍象峨峨沙界或盡寶藏難磨續燈廣筏攀地扶踐惟羯摩陀惟我檀那